



U 6
4064
27



伊6
4064
32-27

大事編年

英宗紀

三司停達

癸酉二十九年正月六日大司諫尹尚任達曰三司合達
卽一邊人黨習之伎倆也經年不停公議憤惋一自頃年
園陵幸行之後前後聖教惻怛有足以感豚魚果以停達
之論發簡於前校理蔡濟恭則以為不欲叅涉無所可否
論事言議之地寧有如許苟艱沒是非之論請罷職令曰
依掌令李啓昌亦同請蔡濟恭罷職而各避嫌皆出退待
右相金尚魯達曰三司言議之互有異同自古而然蔡濟



恭躬登筵席直陳意見比之近来回互苟避之習有足可
尚玉堂既已立異則兩司之以此引避臺體固然而至於
人之不從己見直請譴罷正所以長黨習也此習不可長
尹尚任罷職何如依違

正言徐命天上書曰合辭大論何等關係而尹尚任以違
違兩廷至親越視懲討之義徒懷營護之私募得瑣劣之
李啓昌肆然闖進猝發停論手脚閃倏心腸綻露雖綠玉
署之不肯聯名莫遂其計而若有一分嚴畏之心安敢乃
爾况其黨習伎倆公議憤惋等說尤為無嚴請兩人並施
竄點以浚堤坊○批違差

正言朴道源上書近來阿好成習氣節消亡至於得罪公

議久枳臺望之任遠遠於辛未夏停宗城突然檢擬於言

官被謫之日史記黃景源而亦無矯正則宰相之勢即宗

為首可謂重而臺閣之輕無復餘地具宅奎本以賊鏡血

黨凡係慘毒之論盡出於手前年一疏自服不過外面遮
掩其凶肚悖腸隱然自在厠諸縉紳在渠猶幸而御月特
擢誤出意外亟令改正

李命植斥補

二月檢閱李命植疏畧昨冬大朝以都承旨為翰苑兼堂
今都令李詰輔卽癸卯榜人也科名雖改立身不正臣嘗

心惡而斥之故叅判臣趙錫胤以鄭世規不合吏判有私室酬酢及其身為亞銓以此引義終至見罷先輩處義不苟多如此臣之斥李不啻趙之斥鄭也豈可甘心為即有愧於趙也云云○上命斥補保安察訪下番鄭昌聖書畧以為臣父光殷亦叅癸卯榜雖不換及臣家隱痛之私自處之義不可居職云云○李喆輔書云臣之情勢既有朝禁雖不提說而病狀如此云云

李明煥書論錫恒

正月正言李明煥上書曰錫恒之罪已悉於前後合辭雖以大朝頃年處分觀之罪惡之貫盈聖鑑已燭而昨冬復

爵之命忽下於羣情之外目前之大論未伸而已舉之王章旋寢竊恐典章一撓是非相蒙鳥隄餘孽生心也尤所慨然者復爵命下之日朝紳咸聚閭外而終無一言匡正者不意世道至此也亟收復職之命焉洪準海之論斥時相實未一世公論而言者黜而相則自如刑章失當李亮天疏辭無甚闕係而乃與準海同罪流落瘴海生還無期又檢閱李命植補外之命其所執可尚而有此摧拆恐非培養士氣之道亦願稟放 小朝教以背公死黨投畀嶺海承旨金致仁上書救明煥初入地自附無隱請還杖答曰所陳如此還杖只違本職二十日右相金尚魯引咎

劄曰臣是庚申合辭中人也不一繳覆者誠以此耳其與古人封還詞頭雖有所遜而非出於懷恒恟而昧懲討也

李澤徵書尹光纘李聖述趙憲事

四月掌令李澤徵所達尹光纘以虎龍偽勲時追贈官秩書其版籍凶賊伏法偽勲已削之後忍以所贈肆然累書國籍以為榮先耀後之資狎客假子淵源自在凶肚逆腸心法猶傳多年欺世今始發覺請絕島安置李聖述曾為太學掌議一鏡疏下諸賊并皆生墨且以席龍偽勲時渠祖之贈官書其帳籍祖述鏡席師表儒夢而敢為掩跡發身之計冒罰入場誤至削科放恣云云請令王府拿鞫得

情快正王法趙憲之蒙駭無識舉世所知大朝中批特除雖出愛欲成就而渠當自處其平生醜拙畢露於太廟讀祝之際致勤問脩請改正世子不許澤徵又避嫌退待大朝下教曰憲之讀祝之錯卽不讀諱也雖由於過於不敢之致以不諱名之故雖已重推為人臣子何敢復提此事澤徵若少知君臣父子之義焉敢提于元良復予雖衰矣此等關係處不可泯默澤徵刊名仕籍傳曰京兆堂上考出尹光纘李聖述戶籍明日大臣入侍同入左相李天輔右相金尚魯右尹李瑯入侍傳曰李聖述籍事既非渠主戶之時不可以其父之事罪其子其所生墨不問可知其

心勿限年大靜定配尹光纘以侍從之臣漫然於隄防海
南定配

持平李朝望上書救澤徵曰語有不審致勤誨責臣固為
惜而此則姑捨勿論云云傳曰澤徵愠憾趙憇之特除敢
以不讀諱肆然彈劾臣分掃地初欲投畀而末梢畧處則
渠敢以臣固為惜姑捨勿論等說放恣營護澤徵曰以為
惜則君臣之倫敦矣目今勿論者眼無其君君臣分義之
間姑捨勿論則其曰臣分乎澤徵則可謂皆矣朝望亦曰
皆乎較重於澤徵而若不嚴處何以正君君臣臣於青邱
而助元良政海南投畀當日押送頃者去掌通所以清官

方而自後當掌通者並為持正通其雖可合者朝持通暮
正望淆亂莫甚近日另飭銓曹朝望原書欺誣元良者還
給

李聖述者其父衡秀以一鏡押客鳳輝假子之日被劾
見廢聖述戊申後為太學掌議便墨削金李四大臣之
名於儒籍又為一鏡疏下六賊等生其墨名其後諸生
付黃聖述不解罰十許年癸酉春赴庭試登第左相李
天輔上書言聖述曾有所犯被太學墨名之罰乃冒罰
赴初試本曹以此又為停舉則又赴會試續大典之被
罰者自今雖御試不許赴而乃敢如此請拔其科世子

許之初衡秀以功臣後裔壬寅秋一鏡起誣獄設盟祭
錄勲衡秀叅盟祭以原從功贈其父賢成之職至乙巳
一鏡伏法削勲而衡秀猶書其職於版籍其甥姪尹光
續者又載其官啣於戶籍故臺啓發而光續其後停啓
赴配聖述以未停啓尚未赴配在家云

左右相所啓

左相李天輔啓故領敦寧趙顯命早孤事母有至行追喪
一節雖非禮經而六十大臣草食守墓仍成疾而遊請依
故奉朝賀金有慶例旌閭何如上許之又啓徵徵士金昌
翕氣質清高志尚超邁己巳後其苦節貞操有遯世獨立

之像草食木衣斷欲四十年少好文章因文八道性理大
原所見卓越與其兄昌協林下講磨沉潛理窟多發前人
所未發歲修窮林不以學問自處故先朝旌招公議惜其
太晚其學問氣像可謂豪傑之士足以立懦而身後褒揚
至今闕焉當此世級士節陵夷之時尤合表章令該曹考
例特贈何如依允又啓門黜罪人黃桺以救李存中被罪
而存中已放還桺則尚黜放送何如依允

右相金尚魯啓壬寅四大臣香火將替金相孫前參奉履
長李相孫前教官鳳祥並陞六直除守令趙相子鼎彬年
老有長成子請調用同時寃死人奉祀子孫未出六者陞

六未調用者調用依允

李宗城疏陳勉

四月領相李宗城在長湍上疏畧曰修省之實不待禋祀乞寢親祭加意將攝之節且曰宋仁宗每遇水旱露立祈天韓琦曰消災之道猶未也蓋謂人主無日不對越皇天無日不敬畏戒懼陰陽調風雨時斯義也殿下嘗斥以世儒常談今之召災豈非殿下應災之實有所欠敬而然耶向來非常之過舉不測之威怒震驚焦惶億兆同情而曷嘗有一人獻規七旬大旱玉趾三舉應災之言寂然於齋續之下不可使聞隣國殿下嘗以諸臣不能責難東宮詔

教矣曷不虛襟來諫以為身教乎從前吝滯而厭聞者言下開納如水臨萬仞無毫髮礙滯自鄉士以下無一人不任箴規之職自輿僮以下無一處不聞警戒之訓則觀感效法不患善繼不然謇諤日遠諂諛日進臣於己巳內局入侍曰殿下代理元良脫屣高枕安所用心乎次對既罷廟堂無吁咈之謨經筵久停儒臣失講讀之責大辟生殺不斷者幾年諸臣章奏不知為何語外廷之接見甚少則所與處者可知機務之酬應既簡則所留意者何事臣初陪講筵論君德則以堯舜為期語治道則非唐虞不陳雖以殿下之克謙亦不願為允主孰謂三紀臨御一心

怠忽漢唐之盛已無望而其視初元之政不知落下幾級
又曰官邪滿朝而彈劾不到衮職有關而匡救無聞云云
荅曰衛武公亦服理中湯乎仍許遞付判中樞

庸異

五月八日有虎晝入西門盤據人家轉入慶熙宮寢殿側
守卒打殺之王堂上劄陳弭災蓋京城虎異比發前年晝
入盤松坊人家又於景福宮恣行無忌

李厚達書討錫恒尹東度

六月持平李厚達上書錫恒事臣在堂后詳見壬寅日記
錫恒身為委官擔當誣獄鍛鍊戕殺逆賜綻露向來追奪

未幾叙復如舊宜更追削尹東度以其妻父偽贈屢書帳
籍或改或仍情迹叵測宜亟屏裔且偽券獄案既并付火
則此等文籍豈可存留又光纘登第示書偽贈乞令該曹
搜索投火且近來得罪公議之類馳騁州縣敢以官長自
處靈光郡守金始煇江陵府使趙鎮世扶安縣監李永祚
先汰見職仍刊仕版 東宮荅付火事依施餘不許

權楯緘問

持平李尚久上書東城改築凡痘疫所沒草葬及客死人
及貧民權葬前後無數朝家恐等城暴骸使之移埋且給
米布掩尸而董役之人不能致察使累千遺骸同埋一坎

折骸碎骨頭足異處不可忍見宜令有司多設酒食慰祭之其監瘞之官亦宜重勦御將洪鳳漢實主是役至是對書自下

是時左叅贊權楫以賓客入書筵亦言瘞尸事仍及築城時石村多取於陵寢近地命適楫職

七月七日傳曰權楫事不可不摘奸果有是事御將自有其律若無是事白於元良者自有其律盜園陵樹木有律况伐石山脉乎其令兵曹即與京畿都事摘奸以來傳曰今聞摘奸即所奏息陵恭陵元無犯火巢之事白首老臣欺我元良語逼莫重之處一至此哉此非一重臣所做出

自政院緘問以啓是日楫緘答抵言聞於監董官李寅翼者於是鳳漢自金吾待命上書自陳楫後數日上書引罪仍乞致仕再書并不許未幾卒

毓祥宮上謚俞拓基付處

六月傳曰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既諭大臣禮官二字議謚不可以時原任大臣館閣堂上會議謚後當詣私廟告由題主傳曰昭寧墓稱園毓祥宮稱廟典僕稱守衛官守僕守護軍依孝純墓例舉行京外祭享亦依孝純墓舉行

傳曰牌招不進則非臣子也當削去仕案兵判金尚星藝

學南有容叅贊徐宗伋皆出肅判府事俞拓基不進傳曰今日北面者焉敢若此違牌人罷職不叙判府事俞拓基中道付處當日押送傳曰不為國家為名流乎判府事付處單子何其遲遲判金吾重推當直都事紀過傳曰都事似是士夫之子問啓判府事今日申時渡江事分付當直都事當用軍律於明政殿待令事分付於是議謚曰和敬俞相溫陽付處明日駕詣毓祥宮題主中宮從謁俞相未幾放還

朴道源書斥且宅奎

七月文學朴道源上書曰具宅奎委身賊鏡凡係凶悖慘

毒之論無不挺身自當務快鏡心敢謂誣獄之緩治首發泉壤之凶啓大臣斬賊鏡血黨之說既出宰臣千億化身之目緹發臺章年前一疏自服不過外面遮掩而大臣違奏遽擢卿月之班世道寒心至今改正不許

朴道源又上書兩大臣泉壤之啓首發與隨叅有何輕重而乃以踵賊鏡而追發為清脫之資乎宅奎及其子允明書卡以為緹賊鏡而發且其父懾偽勲設監日與維賢為郎屬終始周旋於虎龍繪像之役其父子為虎龍血黨腸肚相連可知云云

鞫趙觀彬

上既尊謚毓祥至是復用元景夏之言命設上謚都監作

竹冊文銀印等物一依世子嬪例仍下教以爲諸臣不先告予以此等禮節仍傳教上告東朝將辭位於是左右相李天輔金尚魯下堂免冠謝大提學趙觀彬亦下堂謝明日令觀彬揅進策文觀彬上書言竹冊比玉冊雖有輕重大小冊文非承統妃嬪不可上怒付處海美竄之已而教以觀彬此語無臣分於予者卽命親鞫凡再度施威觀彬稱遲晚其納招曰性本昏謬䟽語錯亂自以爲朝鮮兩班而爲此自不覺其歸於不滿云云上命改不覺二字而終不從云其傳教曰非徒懷二心其不滿之心已綻末梢直招中敢恃朝鮮兩班自歸不滿云者盡出本狀宜施當律

而所顧者卽忠翼公也卽貸一律三水府圍籬安置是夜大雨觀彬蒙雨水枷杻宛轉庭中寒戰幾死左相天輔贊揅策文尚魯爲都監提調也後五六日特以念忠翼公命趙減死移配端川是鞫也刑房都事尹光烈申大孫以不善舉行問卽金光國以不書罪人二字於俦音中以爲營護趙也並命依法蒙頭枷杻旋命汰去又旋命仍存

陳賀告廟

九月上命以毓祥宮上謚封園事告宗廟陳賀頒赦仍命私廟上謚時陪從官序立而不參拜者並罷職乃以前領相金在魯爲領相

明日御明政殿受賀頒教領相金在魯押班行禮遂大赦
罷職三十三人并蕩滌李天輔復拜左相設庭試慶科事
下教

禮判洪鳳漢知事元景夏入侍上方製私廟親祭文議及
稱號事景夏奏曰宜用妣字此乃上下通稱之辭用之爲
宜但皇字不可用顯字則似如何宜曰先妣上問于鳳漢
請議于大臣上乃下教曰上謚封園之後事體顯殊祭文
中稱以私親一私字猶在心功痛焉妣字上下通稱之也
皇字顯字之外予有所思宜令大臣議定蓋指先也於是
領議政金在魯對以宜稱先慈親左相李天輔議亦從之

上乃許之

後數日禮判洪鳳漢請對請曰上旣改私親為先慈親則
竹策文中舊用私親者宜改之上難之洪曰此乃易事不
過用一日之力耳承旨韓光肇從而贊之上乃許之洪又
請改園碑中私親字上以為難而不許之韓又言向時封
園臣以即官與諸即官洪述海等私議以為稱號宜有先
字以殊之矣是時上語間常稱私親洪乃曰旣改之後難
言語間不可更稱私親上曰何害乎洪曰雖然此豈可對
臣等稱之語耶韓又從而贊之上仍論明黨事曰非予鎮
之則其勢當難言矣鳳漢曰若非聖上之功則人多死矣

光肇曰誠然若一進一退則殺戮必甚矣上曰後當思予之功矣

傳曰昭寧園守奉官此後勿以忠義為之用幼學年三者除之其陞遷一依叅奉為之

加上尊號

十一月左相李天輔建言辛丑建儲實本于肅廟遺意見於其時東朝所下諺書而右相趙恭者秘而不宣宜有揄揚之舉上許之而曰不必引建儲事只是先朝至治威德宜有加隆之舉直以此為號可也遂命議謚明日大臣六曹長官兩館提學議加謚肅廟曰裕謚永運洪仁峻德仁

敬后從謚曰宣穆仁顯后謚淑聖東朝曰永福以李天輔為都提調領相金在魯為東朝進冊正使元景夏為副使十二月駕詣太廟上謚冊還官既進冊於東朝明日御明政殿受賀頒赦

稱慶請對左相排闥

甲戌三十年正月先是以大朝回甲即位三十年將稱慶大臣率二品以上請之上不許至是大臣又率百官廷請亦不許遂止之領左相屢請不從時上幸孝章宮閉宮門勿納羣臣天輔排闥直入中官十數人阻之不得天輔入請中官之罪上曰左相無奏無人臣禮罷職又因其依幕

事教曰依幕布帳非予莫敢為之是跋扈也既而在魯入對論救乃仍其職天輔待命金吾數日仍走出城外在魯言天輔忠厚宜召入上許之天輔乃上疏曰臣之罪可勝誅哉請還非常之教蒼黃震迫不待入待之命而排闥直入臣之死罪也不識君命之重而請罪阻撻之中官臣之死罪也負二罪而天威咫尺乃敢力爭不已亦臣之死罪也臣雖萬死固不足以贖其罪而伊日入侍所被嚴教實非北面事君者所敢承聞而臣不能即地滅死至今苟活臣之罪尤合萬死至若還宮時下教亦為人臣之極罪即扈之教臣若憑藉聖教之寬假宜然頑然自齒人數是真不

知有臣分者上例批之

李熙運書

保寧幼學李熙運上書曰惟我和敬淑嬪誕膺繞電之祥啓東方無疆之業北面今日者孰敢不曰吾君之母也顧今四殿追崇之禮已行而未及行於淑嬪官况淑嬪之號即先朝宮媛之爵而不足以表章顯揚伏願稟于大朝廣召在庭必有崇奉之實亦無貳尊之嫌然後仍奉加上謚號之典則益光於我大朝尊親廣孝之化熙運本宣廟朝代孫凶人袁之曾孫袁於甲寅年間誣陷在齋以反賊居保寧至是上書承旨閔百昌黃景源等捧入其書於東宮答以稟于大朝

則以為此等莫重之事非一儒生所敢請而不許其明日
領相金在魯入對言熙運書辭謬悖上荅曰今日清議自
有主者不可不罪之乃下傳教曰今日熙運有本也在廷
臣僚中不知大義首唱恠論者即其人也雖已處分到今
不可不尤為嚴正己未年處分判府事李宗城松留洪鳳
祚特收職放歸田里熙運章中宮媛二字即對舉頃者趙
觀彬妃嬪二字若無觀彬何有此章一體收牒放歸田里
是日上御殿招熙運伏庭下問其書意仍退出之傳曰其
致此章今日廷臣有以致之熙運所對即一遲晚隨熙運
而又有若此者是無君也不顧所重如得奇貨構熙運而

更提此事是亦無君也當臨帳殿嚴問政院知悉

己未夏上命除私墓主人為官吏判朴文秀奉行李宗
城八侍言文秀無識國家官爵豈可濫授此等人乎上
俞削宗城職丁未秋洪鳳祚以五堂言于上曰私廟舉
動時節目取稟勿令禮官稟聞以示降損於宗廟之義
削職

金會元書四件事

三月持平金會元啓兵判李益烜今番大政廣開私徑貨
賂公行江上富戶首擬初仕營將四窠盡歸閒散邊將之
窠多而積仕軍門久勤多不舉論政廳之外至有擊磚誦

泣者又曰叔侄猶父子也昨與綾昌君相詰殆無倫理請
罷刑叅具聖弼無別才局特一善事者我朝用人只是文
南武渠是何人無論內外周流遷陞請罷大司成趙雲達
素稱無文濫通是任貽笑儒林請改正前縣監李廷重性
本妄毒行多鄙悖作拏賢閔毆打章甫投釘槐院恐動圖
點濫通臺望公議憤罵請改正臺望 荅四件事殊過矣
綾昌君上書自卞

傳曰綾昌君及金會元八侍又傳曰李廷重本末予已熟
知不必深非國子長則此人雖不至二品應為大司成者
自處二字大涉無謂兵判不可置之暗昧當緘問而恐或

蔓延叔侄相詰既無其事今何復喻臺臣既以自奏爽實
遲晚已虧臺風改正臺望勿復檢擬通清銓官罷職現告
甲晦趙明履 正言洪擗漢救會元及銓官而不請還收

申大脩達論尹光纘李壽鳳崔載興

持平申大脩達投畀罪人尹光纘以虎龍偽勲時所贈官
秩肆然書其版籍凶肚逆腸心法猶傳善地投畀未免失
律請絕島圍置光纘投畀罪犯深重而畢竟薄勲終涉太
輕則居臺閣者固當爭執連達而一種護黨之輩乘間停
達若無顧忌論以誅心之義俱是賊邊人請停達臺臣遠
地定配春坊勸講責任非輕當以端方正直之士輔導左

右而弼善李壽鳳賦性奸佞行已傾邪向者草土之日橫
出花水殿上樑文講張誕妄煽惑一世以為自衛之計心
賜巧誕不忍正視請削去仕版書筵官之任地望自別苟
非山林宿德之士固不可人；濫叨而崔載興之全茂學
識穢悖無行都尉家廊底露醜有口皆傳頃在南邑時行
事麁悖不一而足勒奪屠人之女屬定官婢仍與作奸大
為沈惑隣邑之行馱載以隨政法之紊亂舉措之恠駭一
道之人無不唾罵如此醜悖之類決不可充於抄選之列
請書筵改正

是日上命申大修入侍傳曰近日臺閣寥寥之時可謂錚

錚其若純心可尚而光纘事予亦非矣若持大體嚴辭峻
斥誰曰不可論律太不襯著某邊二字予不忍呼罵下教
此一黨也權賅即停人不無挾雜削罷可也而請配此二黨
也壽鳳殿號三字大修乃欲誦其句語元良侍坐方以其
勿勉鈔豈忍令聽黨心亘中不免非禮之說書筵官云云
此不過右袒存中欲逐異已問其誰孫于筵中院吏雖誤
問于臺臣坐臺廳不顧廉耻書納四祖墜臺風極矣大修
特削其職

崔載興殿最有曰經術之治兼該事務與憲臣彈劾全茂
學識行已穢悖相反職在宰列宣化湖南豈忍浮夸之目

欺我乎欲遣御史廉問而事在張大卿須明查本縣守令非比使行則沈惑衙中可也馱載隣邑決無是理新伯趙雲達未到任前卽為查問事下諭湖南舊伯即徐七月旬間監司查狀上來果如大脩之言後十餘日御史洪粹來言曰崔奸狀如臺言其女多干囑於崔亂官政故臣得推治定配又書啓曰其女即官婢名伽儂仙仍為免役官吏李遇春潛相交姦人皆知之而時差官廳色愈示親近之意致有竊賣倉穀之弊又曰沃川守沈鏞金堤守崔普興與載興同會金山寺張妓樂留連皆與金相珏相結其良女事載興等實勸成之既而下教監司查狀意猶訝之又

曰予則終不為信雖已置之身為臺臣名登查狀不可無飭載興罷職不叙

徐命膺事

時徐命膺由守令新登第為正言上書言事首言新進不可論人是非仍言講學納諫等事遂及祀典科法武學五六条又言學校作興之法感言其在南邑時興學教士之說而今館學諸生徒費薙益惟事奔競於是泮儒大恣捲堂書進所懷曰命膺不學無識全昧賢閔之重有此侮辱又曰彼其上書游辭術能外售識務之態內為投身之計云云命膺又上書對卞巽言以朮解泮儒猶不肯又奮斥

之世子乃適命膺職勸諸生八

堂錄後下教

時上命行堂錄領相李天輔左相金尚魯參贊趙榮國弘
提鄭暈良吏判洪啓禧叅判趙明履叅議徐志修入叅行
圈傳曰新錄中黨習者勿為舉擬以黃仁儉拜校理徐命
膺為修撰左相金尚魯言某人等最後檢擬非包容之事
上曰包容黨人何為乎養希則必噬矣近來虎狼白日恣
行必學彼此黨人矣至臘日大政始命檢擬

趙宗溥書劾李天輔

十一月持平趙宗溥上書一國之事不責於托重之元輔
而何哉以其人則只是闕茸之一怯子也以其行則不過
嗜利無耻之一鄙夫也特以地勢之好致倍至此中書三
年未有一事一言之可觀所可言者不出於樹黨市權而
已堂堂聖明之朝何患於一輔相之不得而以一國之重
付之於如此之人百僚羞與為首輿情莫不憂嘆亟改其
職另卜賢德斷不可已也雖以一事言之閭巷姜姓之妻
有姿色乃瞰其夫之遠出曲徑劫納仍作別畜及聞其夫
之誹寃慮有後患分付捕將鄭纘述使之撲殺纘述知其
寃而不肯舉行措他事而請罷纘述其代趙德中嫌其煩
而不敢施杖牢囚別閣不通水飲十餘日不勝飢渴爬土

齟席含藁而斃未幾德中病死一世謂受其殃昨夏大旱人皆謂冤氣所致天下寧有是耶此說千人同辭萬口咸傳數年之間其所播傳去益狼籍內而畿甸外而八方兒童走卒莫不曰飢殺之相也

傳曰噫州載苦心即一調劑而與我同志之股肱也作古人者多今只有畧干其於晚後得領相托以調劑之任矣不料生一趙宗溥章頭下語可見其心而樹黨市權之目其心已露噫淫朋不顧國之人為黨乎忍辱守心之人為黨乎其中一件事無非訛言宗溥雖有滿腔黨心何能為此然既舉其姓與一時誣辱有間不可置之於暗昧之科

予雖否德領相決無是事而世衰綱弛或有此等之事而不問豈垂後世為法之意乎其人雖作故其時捕廳將校尚存國之元輔在於胥命之中秋官牌招人侍聽教後即為直房開坐嚴查各人以草案登對以奏

於是刑曹叅判鄭亨復叅議俞彥民開坐各人捧招以為領相家婢夫一漢竊財以走果為分付捕將捉囚旋以婢夫族屬來乞欲令勿刑而盜贓難掩之故更分付姑為置之捕將亦難於施刑在囚未決乃死於獄且領相之妾非姜之妻乃高哥之妹又此獄乃鄭續述事非趙德中之時與臺書相左云云

秋曹堂上持供招入侍時傳日以捕校該廳書負供招觀之非姜哥即高哥且臺章則曰夫妻高招則曰六寸甥妹且臺章則曰令鄭纘述撲殺而不應故以趙德中餓死云而以諸招觀之鄭纘述終始為將無疑而以六寸甥妹曰為夫妻高哥為姜哥節節落空此非宗溥做出必有造言之人宗溥既聞訛言而陳於元良身為臺官既許風聞真訛之間有聞無隱夫誰曰不可而以滿腔傾軋之心得此而作竒貨搆捏陳章不忍正視三十年調劑之心欲阻遏於其君周甲之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趙宗溥削去仕版放歸田里使今日播紳知予暮年調劑之心此章給之

傳曰世道日下黨心猶甚調劑之人目之以樹黨即亦黨人此等之譏何可售於今日噫予雖無鑑識豈毫分疑此於卿於卿若浮雲之不齊卿須體小子之懇懃顧恒日之倚毗安心勿待命即起視事之意遣承旨傳諭于領相正言洪櫓上書曰憲臣之指斥大臣雖涉狂戇而要自附於有聞無隱之義惟宜包容溘貸不可以語觸鼻席輕加摧折也宜亟寢宗溥削版放逐之命 答其章還給洪櫓削職

領相李天輔上疏自下曰特以處眾爭之地此輩做出訛言傳播中外以惑一世末乃借重臺閣以實其禍心云云

司諫李敏坤上書曰相臣劉卞臺書畧無自反之意輒肆憤懣之氣其於論已之言固當惕然恐懼摧謝引伏之不足而乃疑之以禍心斥之以毒鋒頭有相較角勝之意如是則攻已者日䟽佞已者日進相門之所擬蓂木之諸者不過慕羶之蟻逐臭之蠅不能贊成其美乃反生出一黨則何足以仰體大朝之本意而為世臣私門之福哉伏願仰稟大朝收回言者之譴以彰來諫之美云云

趙榮順上書劾李天輔

副校理趙榮順上書曰今之誤世病國者只在元輔之非其人而亦未有甚於今日之首相者蓋其藍面白眼陰譎

庸陋始假清論而冒竊南床極選終附權門金在魯驟占隆秩平生伎倆不出乎擠人利已寤寐經營只在於固寵獻媚是非之不可不明而反欲紊亂之忠逆之不可不嚴而必欲汨亂之至於三司合達自是一國之大論而初入銓地則密排而擅停之及登台席則詭辭而謾奏之敢謂公議之可勝敢謂聖聰之可欺卞貢君父貽辱朝廷其寤適之態閃倏之狀令人可痛亦令人可羞且以近日事言之庇護逆孽而必伸之於丹書之案阿好凶科而亟薦之於本兵之望李詰放恣專擅亦可謂無所不至而况其殘忍貪饕妖孽孽畜貨賄日湊押友倖客黨與日熾威利之

所寵權焰之所壓人莫敢誰何雖以向來所播閭巷間歌謠見之亦可見十手之指矣其從弟益輔又以狼毒之性兼有狎邪之行左右盤據同惡相濟官欲自占則乘機而傾奪之人有所逼則造言以噬螫之憑籍威權乖亂播紳譬如梟音之鴆應帝威之狐假鬼成三窟百犬吠聲而又其殘杯冷炙出奴入主心之所行頽之所指無不奉令而効力蓋觀乎前冬李鼎輔升資事而極矣惟其如是故君綱日頽士氣日下無復有一箇半箇保得其本色者甚則昏夜而乞哀者有之俯仰而吮舐者有之殊不知名義之為何事廉耻之為何物世道至此他尚何說臺評之發亦

云晚矣而氣勢所驅端緒莫究本事終故於暗昧之科輿情益功憤惋噫彼圓頭橫目看似常人葱珩赤蒂看似大官而斷其心跡已不容於舉國之誅則亦何以人言之有無查事之虛實為其罪之輕重也惟願亟稟大朝明正好惡屏黜權相嘉獎金臣焉書入上命趙配大靜

申晞上書

十二月大諫申晞上書世道日敗播紳交構於暗地大僚相關於禁解觀聽有駭顧今元輔自佐銓及至秉軸拂公壞防牽多可議者則烏得免可疑責備之言至如捕廳事雖已查白初既入於臺臣之風聞則舉而論之不是異事

在元輔為國家慮言路之道只當下其有無不宜遽加不平而語或噴薄惟其劫子藍面之目可謂辱傷風化莽操移祿等說未免引喻乖當如是者破然後左右相均方可擬於至公大中之論矣然國之言路不可壅闕設或失當畧示諭誨恐未為不可豈可摧折乎傳曰申晞辟招入侍傳曰申晞本章首件所陳意指左相亦在元輔而召問其本事則即趙榮順也尤可痛者夫如是以下已有意思而斷之曰方可謂至公大中朝予已甚而末梢恐未為不可等說專指朝也噫周甲暮年受朝于巧慝宵小我元良亦豈能覺元良侍坐聞此怵然覺悟初則免冠叩謝而曰殺

又免冠下庭而請辜初意則補於鏡城元良免冠後不可尋常處之前大司諫申晞鏡城府投畀倍道押送勿揀赦典

趙曦上書論李天輔曹命朱黃景源李昌誼李詰輔乙亥三十一年二月持平趙曦上書曰今日之為臺閣其亦難矣衮職之闕莫敢補之公卿之失莫敢糾之間或有出口氣者稍涉大官則必斥之以挾雜故之於黨習窳逐前後項背相望是以臺閣勢奪宰相權重寧不痛哉臣得見首揆最後自明之章則威氣噴薄已多駭聽而所引歐陽修故事隱然有詰問言官之意若論大臣而輒請詰問

則啓他日無窮之弊容有極哉李天輔宗欽金尚魯之書中

一句語只是過去泛說則濶略可也而時議之去而愈嚴

云者何過慮也盱眙上書言李存中父死不疏我無可議之跡

則帖然一笑而已諫臣之不提者又何必先疑而提之或

恐有言也堂錄之會圈其法甚嚴則公座傳札廟薦可也

而羸選則古無此例且其所舉乃是姻婭功友右相趙載

李儁微則趙重明之謂以私書者固其宜也而過加疑怒

張皇為說終於罪言官而後已者何也曹命米之東趨

西附指點狼籍誠一無耻之鄙夫而寅緣信行之同勞濫

通經筵公議駁憤洪啓禧與曹同使日本而曹在海西公

然逐罷善治之通判奪其所賜是豈人耶可忍為哉者黃

景源之巧言令色真耶謂佞人而不能正視者也托跡要

路致身清顯朝廷不尊職由於此輩國典相避佯若不知

而得售耶欲富譯稱公吏胥耶恥而厭然為之其心術之

不正情態之可惡不勝彈論御月之班尚有此碌碌之類

倖門安得不開在道安得不降乎臣以為吏曹叅判曹命

采安邊府使黃景源並施削版之典以礪末俗焉冢宰之

職司馬之長國之重任而李昌誼之無聲望李詰輔之有

瑕累者亦皆濫通物情駭然久而未已並令拔望以重銓

選也 上命曦削版放逐田里

是年秋黃景源為副使將赴燕上書自下曰嗚呼言者
之於臣有何仇怨而其辭乃至於此耶其所謂要路者
臣未知其意之所指而臣火也與今首相俱為布衣時
從遊於文墨之間情誼親厚于今三十年矣言者所云
其指此耶臣誠未曉也其所謂佯若不知者臣頃忝都
承旨時臣之內舅除齋即臣以親嫌上章首實後因臺
書既蒙謹罷而言者復論此事嗚呼事關人之父兄而
一論再論持之不已者何也其所謂厭然為之者十年
前臣以漢學教授作兼教授題名記句字之間誠有不
能點檢者而以是一字加以以醜悖之目此豈仁人君

子之所忍為耶且其譯之骨朽已久矣富與不富固不
當論而譯字之上必加富字嗚呼何其危且險也臣本
愚鈍與人齟齬雖上殿奏事語言不能出諸口此天鑑
之所下燭而朝臣之所共悉也而言者日以孔壬是誠
近似於臣耶亦必有公心公言臣又何辨焉

景源嘗以吏房承旨預政薦其外三寸權生為官犯相
避之法為鄭述祚所駁又嘗作譯院文字序云閔公維
重與慎公以行同事云云慎即其時譯官也

尹志李夏徵逆獄

二月十九日時辛丑賊尹就商子前持平志以緣坐配羅

州場市有掛書之變又有假御史見捉全羅監司趙雲達
得其狀以聞乃志與其子光鈇及邑吏林天大羅廷秀等
爲凶書使通引掛之場市間皆拿入京獄雲達又得志家
書札一籠前羅枚李夏徵書多在其中夏徵及志並親鞫
志年七十餘受刑不服夏徵以稱志別號書札往復厚遺
交結送妓樂助遊宴命鏡城勿限年定配

二十一日親鞫志更教曰扶摘文字述篇旣成之况私書
乎夏徵於志敢曰交結金簡尋常往復根籍一籠中逆商
綢繆於鏡夢志綢繆於逆昌今日北面者小有秉彛雖前
日親密者宜不更交而夏徵不特相交身為彼譎地牧助

遊燕祿別號此眼無國法心無君父護逆亦逆而此甚於
護逆不可不鞫即追拿夏徵於中路親訊三十度明日又
二次親問何以結交逆商之子乎徵對曰就商豈逆耶若
謂逆則何不殺志而但配耶上又問然則一鏡非逆邪對
曰一鏡非逆也有一鏡疏然後始有臣節耳上怒鞫以大
逆不道結案時夏徵自言曰此非特吾之心如此凡為火
論者皆同此心徵官以奏遂處斬妻子徙邊

於是火論之緩者如李益姪趙載洪等始上疏欲討恭若
等其峻者朴文秀沮戲之不得乃走出鄉里益姪等疏入
上批以當處分諸少輩始乃上章討逆至於不可勝捧上

乃下教禁之而猶不可止

少輩討逆疏章

禮判李益烜前監司沈星鎮司直鄭景良李昌壽前承旨
鄭弘淳吏議洪道載等聯名疏曰亂逆之生厥徒寔繁而
懲討之典必先於罪首戊申逆變其所由來者漸矣輝者
倡之於前鏡夢繼之於後必欲謀危國本幸賴我慈聖至
慈景廟至友保有今日惟其久積醞釀始潰馴致滔天之
禍此則戊申之亂不作於戊申而實基於辛丑也其為造
禍之本倡亂之首誠國人之所共知也惜乎聖上專懋包
荒之仁過行溷貸之章間或疑之以挾雜戊申之討辜多

漏網丙寅之典不可奪秩所以懲治者未免為輕重倒置
之歸也日昨大臣左相金以輝者等追施逆律為請此實

出於同憤之辭而且念李光佐之負犯槩悉於合辭之達
而一俞尚靳崔錫恒之追削稍伸輿志之憤而官秩旋復
寧有是理伏願殿下並賜裁處以立萬古君臣之綱云云

答曰洞陳其根語極正當噫釀成今日寔予之過至於
卿等大臣陳請外所請者又合予意此正予欲處分者有
臣如此予將無憂噫今當下教卿等以候

判尹李昌誼疏曰輝者諸凶謀危聖躬表裡乎鏡夢七賊
潛畜異圖根柢乎戊申何幸天啓聖衷乃有丙寅處分而

惟是討賊未嚴無所懲畏至今日極矣苟不深究禍源大
行天討日後社稷之憂將無所不至亟從諸臣之請以杜
禍亂之萌 答曰擗捥中其陳血忱心庸嗟嘆予將處分
矣
司直李春躋韓師得刑叅權一衡等疏曰輝䟽者劄為凶
賊之立幟鏡夢凶書馴致戊申滔天之禍蓋當初懲討不
嚴以致戊申之變戊申之鉅除未竟復有庚戌之逆至於
今日志微而極矣李光佐之合辭經年尚斬一俞崔錫恒
之追奪才行官秩旋復伏願亟賜處分云云 答曰深嘉
其忱予將處分以竦下教

戶判李喆輔疏曰自有禹送鉅治不嚴無所懲畏至今日
極矣鳳輝等諸逆極凶極惡覆載難容之狀已悉大臣之
奏亟允群情以洩神人之憤云云 答曰深嘉為國之忱
茲事予當下教矣

傳曰予今夏徵之朴若有一分秉彜之心豈敢顧藉鏡夢
微志正法之後若大夢之乃覺自謂曰乃由於懲討不嚴
之致其本清雜豈能治未歟頃者左相趙載耶奏予則曰
過矣今覺即景一至於此乃覺前日刑之太寬政况其本
則者輝也追施送律之請是矣鏡夢庸龍既施送律既商
師尚送鏡䟽下真儒明詛楷聖時宗履等及鳳輝奏為并

追施律李光佐任用已久其心無他今日遂徵之遂稱臣
節即懲討不嚴之致非光佐何以致此况其本即養者之
劄鳳輝之疏光佐豈可無辜况一邊陷溺專由於光佐特
久三司之請御合趙泰億其知熟矣無光佐決不陷此然
此等之事其宜嚴懲特收其牒崔錫恒則雖不若恭者鳳
輝之所犯不下光佐復官過矣並與光佐施行待年追律
卽是法外則况施遂律及於其子乎雖施遂律其子則一
依年未滿之律並只為奴

司果金始燁金尚重金尚者茅疏曰者輝等尚未致討疏
下諸賊石是遂徵根柢不待臣言下賤憤惋到今懲惡祛
患莫先於溯源窮治亟賜大斷以樹君臣之義荅黨習日
痼義理長夜一隅海東乾坤復明云云

傳曰卅載苦心黨習日痼因遂徵而正法公議齊憤討章
交上從今以後乾坤復明雖其中或有本有耶執者或大覺
往日者而歸於其正一也此中庸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將
此機會快滌舊疑同寅協恭庶幾梟獍從此而墜膽其或
將前日之疑阻提往事而傾軋此既明之乾坤將復晦矣
今日以後或提往事敢為構捏當施誣人之律大小臣工
咸聽此諭同寅協恭

右相趙載浩劄云臣早若不計死生使梟獍無所遁形是

非無或相混則何至於妖孽踵出以貽聖人之憂乎臣父生前以地處有異不敢盡言必稱不忠罪人臣未能明大義而討君讎如臣等將焉用哉

司直李裕身尹東度徐志修李得宗李重祚府使趙載殿尹東暹鄭純儉校理尹得兩司果徐命膺鄭尚淳兵佐李壽勛司果徐有良申應顯等疏云微志逆謀實始於明彥就商尚彥凶謀實由於耆輝鏡夢背馴致戊申若不溯源探本何所懲畏乎大僚之請實為一世公議三司論啓之尚靳一俞錫恒官爵之既削旋復輿情大鬱俄者處分明彥父子獨漏懲討之典一體施以大逆律斷不可已也答曰覽

爾等章一隅海東乾坤復明所陳者業已處分夏宅事亦久臺請明彥事其陳洞然依施焉

仁平君李普赫司直李日躋趙迪命副學吳遂采戶議崔尚昂司直宋真明前府使宋昌明等疏云輝耆諸凶醞釀既深䟽下五賊懲討未盡馴致今日變恠亟久諸臣之請以杜禍萌 答曰黨習日痼義理長夜今覽卿等之章一隅海東乾坤復明君臣之義乃定幾年苦心食效乃奏卿等如此將心同寅協恭此

吏曹叅判曹命采䟽逆孽復生肇自耆輝羣凶之逆源非今日之始可請討亦非以微志而充為彰露者則臣不敢

發一辭曾效沐浴之義云云

刑議朴師訥佐卽李儁徽前持平邊致明呂善亨前正卽趙宗瀛副正字沈勗之李溟運及茅鄭昌聖等聯疏錫恒光佐恭億三凶與輝者一串貫來而今但施追削薄罰已欠嚴懲况恭億收牒之命又與光恒有輕重之分且戊申逆種當坐者尚靳臺請不免失刑並宜賜處分云云 答處分輕重意蓋在矣追坐事所遵者法也今日下教何異追坐

持平洪良漢疏今番逆變實源戊申而者輝諸賊為厥罪魁鏡甫諸子尚未正法戊申逆魁子追坐之請亦未蒙允并宜舉孥籍之典 答曰追坐事已諭於師訥批矣

司直南恭溫前大司諫恭著前掌令恭著及茅恭齊司果南德老雲老司僕正李壽鳳壽德司直任瑋正字任階前司書任希教判決朴坪司直崔成大前獻納李埴司果李壽基鄭恒齡崔台衡司正朴道天正字申暉濬宋鍊等疏今日處分猶有未洽者錫恒光佐恭億均有覆載難容之罪與者輝諸賊一串則分而二之未免失刑之大者一體正法為宜 答曰處分既諭不顧官啣有無聯名沐浴深嘉

前掌令金植疏者輝與疏下諸賊及師尚就商夏宅益寬

世良輩亟施孳籍錫恒光佐亦允三司之啓不允司果李啓昌疏世良凶疏表裏者輝請一體施以收孳之典 答大處分之下此等事何足道乎

前刑佐李字和疏者輝諸賊孳戮之典不容少緩答已處分矣

傳曰處分定後與彰義宮陳章時大異不可人人續續陳章莫重大處分反為欠實非徒酬應之難有損國體李字和李啓昌等事在今前故答之此後勿捧以息紛鬧在外未及陳章勢固然也若有北面之心其何異乎此義乎初五日親臨明政殿頒教召文蔭武洞諭傳曰在外及家

所共知實病前御蔭官外不叅人並上關將親也五堂南泰

會洪名漢蔡濟恭特平洪良漢正言宋文載等請對左相

金尚魯右相趙載浩劄救答予知其過即寢

判府事李宗城書國家不幸又有窮凶極惡之賊憤痛之

極心膽欲裂顧臣頃年一疏自陷於伸救罪人謂光之科

惶懼悚感無地措躬揆以邦憲自有其律席藁胥命顯戮

是候 答曰為國之忠洞知云云今何可引答乎

轉德李堦書者輝云云司直李昌儒司書李昌任等書既

允違律而猶示恩義又從臺達而尚漏凶孽至使諸賊子

獲保首領亟加仰稟允應坐之典同或一容貸焉司直李

光溥鄭彥儒李齊華前執義李鳳齡司果沈愨李光稷光
灑前都事沈堃鄭景瑞前縣監柳億基副正字鄭彥暹李
世孝等書論者輝錫恒師尚就商等罪又論戊申賊孥待
年者施戮及弟李永祚副正字李世演書者輝諸賊馴致
今日之變世良之疏造意陰慘有浮者輝諸施典刑
前府使趙鎮世上書引罪曰蔽於黨習猥隨諸臣之後輒
敢停論其後臺臣相繼請罪臣於此時改心易慮敢以數
斛純灰痛刮腸肚是所謂不知而化者答曰初雖入非今
乃大覺與本正同

司直金始煒書臣罪臣自知黨習邪蔽半生迷醉向來之
停論專出無知妄作到今王章快施臣罪益彰云云 答
覺非歸正成功則一陳書可見其心

判書李詰輔上書者輝諸賊次第伏法沐浴陳請卽臣常
分則微臣語默何至上煩聖念而丁寧教戒委曲庇護伊
日臣弟吉輔歸自筵席祗傳聖教感淚被面况當此処分
大定義理昭揭之日自顧科名益覺不幸云云 答往事
浮雲為國之忠斷亡無他

及弟李宜菴上書錫恒之羅織誣獄魚肉忠良恭億之商
證教文肆意凶言光佐之糾結賊席幾危宗社一國所共
知而特不直犯手勢如鏡夢故雖行追奪而尚稽收孥臣

竊痛焉世良凶謀有浮者輝益覺負犯無異鏡夢請此五
賊并行挈籍四大臣愍寃之魂亦必怵懼於冥冥中頒教
後致祭以慰靈魂云云 荅原書下備局同稟大朝
持平韓光協上書者輝之罪王法既定之後不可不弁題
于勦亂錄傳示八方永垂後世云云

工判洪重徵上書光億恒無間者輝并施逆律及收挈之
典云云 荅恩威并行難稟

靈城君朴文秀上書者輝等諸賊快正王法在外晚聞夜
治疏付縣道繼聞頒教不衆人拿問之教來伏金吾待命
云云荅宇宙廓清海東臣子孰不欣歡道遙未衆何傷

廣留徐命彬上書前後凶賊伏法頒教拚死趨衆而歸云
荅例批司果洪重一上書今日之變實基於戊申戊申之
亂實本於辛壬則者輝以下諸凶之罪搆亂之罪宜明示
八路使之曉然知君臣之義請稟大朝而處分云云

司直沈錕上疏親臨頒教亟行懲討而病伏鄉廬晚後始
聞才到城外賀班已罷廢闕常分罪合萬死病勢添劇又
尋鄉路請蒙威罰云云 荅例批

前承旨申致雲亦上書討逆故院以傳教中不可續續陳
章不捧致雲繼陳原書之末曰故院不捧是不知護逆亦
逆之律云云

掌令宋時誣書曰者輝罪惡通天前後合辭之屢發屢停
釀成近變之狀元非今日始為彰露則擅停大論護近死
黨之類到今處分嚴正之日決不可置之前後傳論諸人
亟施屏裔之典傳曰此非時誣一人之事也處分之後其
下語已非正大命讀不覺代著宣寅協之意乎事在令前
雖不施當律其在隄防之道不可無懲刊名仕版韓光協
書請於戊申則可也今則不可勘亂錄既由於不獲已况
續錄乎勿施李宜釐大覺義理而至於四大臣業已復官
曾已致祭何對舉於今日此非可稟勿施申致雲欲上章
侵喉院語涉無倫後樊難言亟施削職

傳曰今番大處分如大訓而夫舉君綱則倍應坐類衆酌
事執法者宜爭而不可人人自衛者輝等處分即已告布
則此後不可續續上章務為新奇若科場呈券非徒屑越
止泊無日政院勿捧若提往事黨習因此復生時誣之
章可見其影敢稱往日言者勿論官職高下當施誣人之
律以此洞諭中外

鞫囚及諸囚事

二月二十四日掌令宋時誣書曰謄示遙說潛通逆志事
既發於先詰誌之招已死者可以追奪生存者不可不鞫
故叅判柳璉宜追奪兵曹叅議柳顯章拿鞫朝紙雖與送

語有異而交密之狀與顯章同李普昱追奪朴續新島配
正言宋文載所懷李明祚書示造話罪犯尤重請鞫問洪
良漢同請之荅曰是矣朴續新柳顯章李明祚拿未鞫傳
曰顯章與光喆面質既曰不知顯章之對亦痛扶臣分當
然帶職放衛待明祚與光喆雖非他人光昂明祚妹夫既示造說
面質亦不直招推諉於其父事雖痛駭而既不干連於此
鞫機張遠配光喆招不過章奏借見云而續新供云請此
者日日沓至不知誰某借去家在近處續新不知而光喆
得見之時知其未處不是異事帶礪勳臣年至白首豈忍
為此觀供聽言毫分無疑帶職放送

同日正言洪禕所懷柳東垣求得造說於顯章傳於志子
光喆請東垣拿鞫顯章雖曰白腕不可置之侍衛為先罷
職待東垣拿未一體究問依啓 傳曰院臣請鞫柳東垣
允從而此非干連光喆既以與柳知面與明祚有間而傳
示造說不可無嚴懲東垣江界府投畀

二十五日持平洪良漢正言宋文載校理南恭會洪名漢
修撰蔡濟恭所懷近志掛書之變良藉於天大諸賊之招
虎賊凶言之書置篋中渠亦所傳遲晚忍杖徑斃以大逆
律舉行依啓李時熙金沆又追拿時熙刑十度

三月三日親鞫時校理南恭會啓曰辛壬誣案既燒火則

送鏡教文不可一刻留置昨年元景夏以此請對臣從兄
臣泰齊為都憲時陳請當此嚴討之日不可仍置政院日
記請焚火上曰依為之掌令李吉輔又達明喆何等所坐
而前府使李養中前營將柳懋身為官長常往來賊家
書札絡繹之狀既露文書中極邊遠竄依啓傳曰去夜親
鞠時頃者為侍從有奏今為問即以對其忠可知鄭光震
特賜其名曰光忠既以賜名何無功獎特除兵曹叅議

親鞠諸囚

三月六日親鞠更始前應教尹尙白李匡師拿鞠罪人李
修敬林慶鎮尹得三尹得九拿來傳曰朴文秀勿侍禽

親臨崇禮門光喆凌遲如斬其兄希喆以緣坐如絞

七日傳曰凡鞠獄白放者無異常人不可作為釁累後日
登第可至清選此後若挾雜崎屹者以反坐律定式施行
八日罪人李萬剛李夏宗前應教拿來傳曰夏宗逆徵正法
後以親相逢不是異事供辭瞭然特放

持平李思欽正言宋文載所懷今番諸宰討逆疏實出沐
浴晚呈者已多後時之嫌而李日躋疏下凶賊不幸近出
惟當屏縮以待公議而身為叅涉於孥籍之請李宇和其
父巨源陳疏見却於喉院渠乃括去代填已名而詹黃意
呈渠以其父之子乃敢與聞於討賊之請并刊仕籍依允

兵判洪象漢所啓緣坐之類自同平人不服事官役爲官長者亦不禁飭士夫品官通爲婚姻云々上曰士夫品官恣爲結姻誠駭然使當該守令嚴禁此後善此則該守令亦當嚴處矣

掌令李吉輔正言宋文載啓益寬耜縶同施大逆律世良疏中四字凶言實同耜輝劄疏請施逆律柳東坦借示逆說設鞫嚴問並依啓時大發捕後知機自縊金沈與志二身一心敢拒俦音肆然刑殺二字忿然自書并施當律沈事依啓時大不允逆賊恭耆子顯彬晚彬聖時于澶濬宗夏子禽常依法律堂古介如絞

初十日持平洪良漢所懷故叅判柳珽傳示逆說於逆志旣出逆招借蔡軹軒今又現發追奪官爵依啓

十二日親鞫傳曰金沈旣允臺請以犯上不道律舉行掌令李瑄所懷賊帑凶逆李巨源教文製進其心可知請邊竄上禽旌義島配

十三日親鞫世良子應星縶于嵩緣坐如絞 十四日親鞫傳曰李克祿饋問李萬剛大虧士夫之體施以告身三等之律猷納尹東星持平洪良漢尹浚兩所懷賊浩凶節畢露於其子柱天文書中賊鏡逆斃後稱公稱台又以不待結案四字肆然書之於丹子謂逆鏡不結案直斬也况

其詩句極為凶慘請施逆律依為之

十五日親鞫罪人柳東垣金鳳龍李修範李載夏拿來罪人朴續新曹命朱趙東夏趙東鼎朴載河朴混源閔厚琪拿來

十六日親鞫宮城扈衛閉新門傳曰曹命朱逆賊尚白既以渠父逆給牒之後謂以諸賊而覆逆故有此含憾誣引的實放送尹東星洪良漢所懷李普呈連姻逆家親密之狀狼藉諸賊之招請追奪上曰受置凶詩之罪現發依啓謂金浩傳曰金斗行假稱御史結案正法判府事俞拓堪函詩聞宮城扈衛入來

十七日親鞫判府事李宗城聞宮城扈衛入來而負犯至重不敢入城待命於南門外命入侍 傳曰李判府往日之事予亦曰不渝舊習而其所非斥亦非專出公心今日入侍所奏義理快瞞自當其律其心可知宜允其請快明往日義理之晦特施削黜之典入侍以有罪須被罪然後乃安於為對上問心諸大

臣全在魯對以宜有罰而罷職太緩乃命削黜後付妃忠州

十八日親鞫明彦子夏寬洪州處絞地尚白刑五次物故獻納尹東星持平洪良漢所懷尚白以遷逆子若侄與逆志謀逆前後納招自服而徑斃請施逆律依啓 二十日親鞫罪人尹尚遜拿來傳曰崔續慶誣人自服尹

尚遜放送傳曰柳東垣所坐不過小報傳示無可問還配
尚白子嘻噪并處絞明彥子夏宏遣都事處絞又傳曰罪
人朴續新受國厚恩猶有不足之心頃年奏對全無臣節
與逆志先結謀為不軌之狀尚白既直招而不為承款言
辭悖慢罪人趙東昂身為亞將與光喆陰謀之狀逆白既
直招而帳前侍衛舉止愴怛具於諸囚不忍正視已涉殊
常况所入之門自有其門而以何心乃入北門自吐於親
翰之敢請一律非器遠之心服不如而既已物故續新若
又物故何仁惜人心乎今則扈衛已徹朴續新令訓局南
門外梟示柳東垣放還配江界朴續新三次不服梟示趙

東昂五次停刑傳曰安寬濟安大濟安兼濟湖南術士朴
師赫敢以寬濟父鎬潭陽府使時知名誣其子納招初見
三人之面決非不正者况今白脫飭務科業即為放送
二十一日曰湖南伯趙雲遼書請鏡席構亮四逆之子及
翼規子皆即以配地處絞金柱天結案父浩京人與光喆
謀不軌欲結太賊偷軍兇聚黨罪州尚白亦入其謀知情
不告處斬罪人戒剛緣坐處絞

二十四日親鞫傳曰逆賊續新有紋紅紗天翼究問淫巫
則為續新父造此衣神祀續父豈着紅紗又為留置於籠
中乎此又大逆此衣令該府即持往鉄物橋依懸頭例半

日懸街後焚之此後巫夫若或着紅紗衣並與巫夫而施
以一律傳曰恭新其兄正法之後不為泥首於該府偃卧
其家其罪一也續新雖逆於渠為兄而少無悲意敢着色
衣佯若不知罪二也夢妖異類記夢藏置罪三也令訓局
集首

二十七日親鞫罪人羅將申尚潤結案云續新因尚白所
告被鞫故其子台燁欲毒殺尚白其下人金象九金振雄
行賂銀百兩於矣身故使外直羅將金興道果為毒殺尚
白用鹽繡縫使於檢尸時銀釵不變色的實將斬路上致
斃世良子應井清風地遣都事處絞

三十日傳曰罪人尹得貞尹得明李匡師依本律舉行罪
人朴混源無他端緒通川定配又傳曰罪人申致雲與尚
白相親名出逆招而觀其為人無恒人樣子恭酌興海定
配金潤李匡師富寧安置趙廷魯下秋曹湖西定配傳曰
親鞫姑罷

四月初一日院達林天大與逆志自掛函書自服致雲妖
詐之狀已露於推問之時實與厚基佯狂罔上無異况謀
逆同恭既以違晚匡師以賊儒之從子屢出逆招與光賊
親密柱天同恭逆節賣家出財之說渠既納招家藏函書
請并收酌處

初十日告廟領教陳賀

沈鼎衍送獄

五月二日上既討志微等領教行赦設慶科節春塘塔誌士沈鼎衍者世良孫成衍弟以送種自稱老論納交于趙視彬而往未至是自書其名執試券中作一疏論時事納之又有一函書則辱國自測之說而沒其名亦鼎衍所為也於是鼎衍捕囚明日脚內司僕親詢鼎衍鼎衍供此乃臣一生心事未入場已書之云云

四日傳曰送賊何代無之豈有君鼎衍者乎不可尋常正法崇禮門外凶中送賊受戮處金吾堂上親注正法鼎衍

南門外凌遲處斬其妻黑山島為婢又傳曰尹光縉即其配地巨濟存棘大逆知情罪人聖述正法聖述子光賢蔚孫尚賢江陵配地處絞

初六日罪人沈未復柳鳳星尹惠

志從弟

拿來囚掌令鄭純

儉書曰尹光縉以偽勳書籍與聖述同惡今聖述正法則光縉宜鞫問尋行凶逆存曾之薦舉循手孝順之受請先書萬一凶悖不可定配而止送賊志之變專由於出陸之致當初請置稟秩者難免容護之罪其時稟請濟州牧使查現定罪答大朝既處分難稟矣朴文秀李昇輔勿待命其餘諸人並勿待命事下教罪人金耀白金耀未崔守仁

拿來

親鞫南門殿坐時大逆不道眾人惠耀朱耀白出付訓局
鳥示李光澤李甲祥崔守仁朴命球原情後放

初八日親鞫大逆不道罪人姜夢協西門外凌遲處斬結案矣
身居生春川與曷衍惠等相結為舉兵犯闕劫奪春川府
軍器上表之計曷逆凶書亦為叅涉云々夢協父處絞李
范錫夢相大逆同叅處斬

十六日罪人李大運趙榮恒李垓呂光學呂善餘李佺拿
來李垓二次直招傳曰李垓敢於逆鏡之猶子養育親密
及其應坐定配時放恣慰問謂以法外亦曰自有放時至

於堯鏡子有濟則以其書慰問其中亦不欲中三字語意
叵測且今番處分後以耆輝疏下賊追施逆律懷不滿之
心與善餘輩恣意酬酢黃濟善餘既已直招渠亦遲晚不
待時正刑堂古介斬金天柱物古傳曰罪人佺親問之下
肆蕩罔測不道之言令兵判南門外鳥示大逆律舉行又
傳曰罪人垓今以逆佺罔測不道之言觀之其根即垓也
並施逆律不請臺臣削黜

十七日校理洪名漢所懷洪川人鄭聖隣知逆成為鏡成
從孫而章養作為師長每科駮來請速配依啓

大司諫鄭光忠所懷鳳輝堂佗前獻納壽恒代寫輝疏辛

士間函恃章奏無不叅涉請島配依啓又啓曰光緒以逆
虎偽勳書籍與聖述少無異同請允臺請鞠問依啓罪人
趙廷趙永佑拿來

持平元仁孫所懷稽縲逆本卽增而稽縲旣施逆律增弟
學請絕島安置依啓又所懷增與稽縲一也而頃年持平
朴盛源避辭中稱增以折折血忱之語有駭聽聞請永刊
三司之望依啓

寅濟結案年三十父充鏡居京常懷怨國之心與煖賊謀
不軌將舉兵犯關云云

二十日親鞠申致雲呂光運卞瑞五尹愨金錫奎傳曰罪
人錫奎以逆鏡猶子嚴訊之下乃敢肆氣卽令御營廳沙
場島示傳曰當南門殿座百官序立南門舉動時傳曰罪
人致雲親問之時敢忍復提戊申逆賊因測之說尋衍函
書渠以主張自服其他陰謀不軌之說不忍諭也以大逆
正法妻孥依逆例舉行傳曰罪人善餘以逆煖腹心爛
熳綢繆綻露無餘世鉉鷹犬逆輩密與致雲為金蘭令其
四子受學名入逆稷商楫與夢協為男妹瑞五投書帳殿
與尋衍一也不待時結案并正刑
鄭光忠所懷致雲函書卽本鏡賊甲辰處分後覆逆承旨
玉堂生者姑先絕島圍置已故者追奪官職依啓

政院啓判府事李宗城放還之路聞名出賊招待命金吾
傳曰勿待命偕來朴又秀亦待命傳曰入侍事下教戶判
李結轉待命勿待命事下教

二十一日親鞫傳曰李公胤之甲辰八月二十四日環翠
亭一路陰慘叵測渠雖無狀亦一臣子意謂豈有他意不
過狂悖耶致戊申維賢之後心竊疑之而關係莫重泯默
不忍諭今見逆雲之供其脉絡相貫綻霜令該府亟施逆
律罪人李字和拿囚致雲子遵同生弟致恒依戊申逆魁
例妻孥處斬

二十二日傳曰致雲依逆逆例舉行事下教而更思之若

非霍顯王章及於夫人其宜審慎自今其妻勿為正法此
後受教定式戊申禹夢妻又曰此後勿論正職雜職其妻
及名以兩班者之妻雖犯殺人而正法勿為檢驗事亦為
定式

二十三日謀逆同參罪人鳳星師緝西門外凌遲處斬奎
賢物故親鞫罪人趙載敏金光恢李命顯公胤子
同日親鞫時持平李昌任兩懷朴文秀摺紳疏既未同參
最晚書引大欠誠宗頒教之日亦不來到前後章奏亦極
謬戾請屏喬上曰兩請過矣又兩懷副學吳遂采頃於請
討之時身為玉署之長不能出已見懲討乃於處分既下

之後苟然隨參於蔭宰之疏末跡涉窮適請永刊三司之
望上曰言則是矣所請則過矣施以削職又請校理尹得
兩帶館職而隨參他人既下難免苟且請罷職依啓
左相金尚魯所啓司直尹得載處在近圻未嘗一言陳章
物論莫不恠駭請施削黜依啓趙榮國勿待命事下教
二十四日親鞫大逆不道同參罪人壽垣西門外凌遲處
斬逆賊公胤子命頭逆賊光顯子逆賊師緝子活源依律
緣坐并處絞致雲妻黑山島為婢

二十五日傳曰逆垣之招觀之州載所知之心果信矣今
日逆臣雖喙長三尺焉敢辭乎黨心甚而在上者不聽參
用則心拂鬱而怨國其中甚者若壽垣輩之為逆也今則
其本綻露豈敢曰此曰彼而自是乎此後章奏間其挾雜
私意而峻者親鞫當施逆律大小臣僚知悉傳曰消聞致
雲師緝不道之說爛漫酬酢箇箇遲晚水口門外梟示肢
解逆律傳曰梟示稽滯兵曹判書洪象漢罷職洪鳳漢落
点訓將金聖應除授知情不告罪人師緝處斬
行大諫鄭光忠持平元仁孫所懷增家妖書增與學所共
見而掩置屢日不卽上聞其心不可測而增既往薨海島
其情節究得惟在於學請學鞫問依啓

戶判李喆輔勿待命右相趙載浩聞凶賊之子援引宣仁

門外待命勿待命并令八侍

二十六日成均館官負達曰諸生所懷乙卯十二月一日金績熙以泮儒入齋廷賊鳳輝益寬致雲獻英等八人解墨同月十五日廷述齋會時以墨痕尚在夏解四廷之墨而生墨之論則績熙實倡且輝寬等罪浮於疏下諸賊而績熙挺身解墨則其罪甚於廷述云々世于荅意雖美而不可空館再次勸入諸生乃入

判府事李宗城聞姓名為凶賊所引待命傳曰勿待命又為待命於金吾門外又命勿待命朴文秀亦待罪亦命勿待命

二十七日沈錕結案父壽賢壽垣凶言向國有誠壽垣同歸死亦樂矣壽垣結案父鳳廷祖尚載居京與致雲師緝交結其所沈滯與致雲無異者專出於調劑之致上訕國家下辱調劑諸臣陰畜怨國之心多發凶言有加於鏡夢大逆遲晚

親鞫罪人李址垣李夏集朴文秀尹光紹拿來罪人尹尚浩尚益各四次李址垣二次朴文秀尹光紹原情各與金正觀面質金正觀刑二次直招以誣人自服結案文秀光紹特放文秀命八侍李夏集一次不服

正言鄭光漢上劄賊錕既以凶言非大逆稱賊垣有精誠

且其同歸可樂之說尤見腸肚相連於凶賊請施大逆之
律金績熙頃日就捕飾詐幸免而疏下賊生墨之議既自
倡之揮寬諸賊之解墨又是手犯聖迹作法後不可獨道
宜鞫問絀縶妖賊本由於增縶縶既用逆律則增不可獨
免宜亟施逆律上荅依施增事不從

大司諫尹東暹請錮以壽垣同歸爲樂請錮施大逆律上
曰所奏誠是而不允再請又不允持平元仁孫亦請之荅
以是矣而不允柳東揮以壽垣于處絞

二十八日執義徐命膺所懷罪人朴文秀之名屢出賊招
今日鞫囚所引尤爲深緊而入侍兩司宜卽請拿而贖然

退去請大司諫尹東暹前掌令朴起米罷職不叙依啓司
直金尚翼勿待命逆賊同衆誣人惡逆罪人金正觀西門
外凌遲處斬

二十九日執義徐命膺元仁孫上劄請命詞臣開局選述
辛壬戌申前後亂逆源流討逆首末頒示中外上許之乃設
局名以闡義理換修廳以大臣金在魯李天輔趙載浩爲
都提調徐宗伋趙榮國李成中趙明履鄭暉良南有容爲
堂上李亮天洪名漢徐命膺李仁培李最中宋文載李吉
輔洪隣漢洪景漢南泰蕃元仁孫李星慶自備局以卽廳
啓下罪人金光秀拿來刑一次

傳曰金光秀以弘錫之子弘錫以鏡帑為義理與致雲陰
嶽不道之訛爛漫酬酢之狀縱露於諸賊之招培巨旣以
逆律為請允從而渠亦嚴問之下以逆揮似逆非逆之間
縱露近心亟正邦刑罪人光秀唐古介處斬致雲弟致興
刑一次緣坐處斬尹尚益尚浩六次李址垣四次傳曰趙
載敏雖名登致雲之招其初之招比諸壽垣雖有差等以
關係莫重故訊問而無他端緒今日其招以不能廓然黨
心復觀光佑所為終不自訟漸至于黨峻者陷溺之狀乃
覺初非歸於正道之意遲晚與致雲有憾之狀亦為直招
特為叅酌巨濟定配

徐命膺所懷逆賊弘錫本以鏡黨斃死牖下其孫正觀之
招以凶祖為義理賊鏡為非賊請以大逆律施行依啓
大司諫俞彥民請尹遷當戊申時緊出賊河之招又與有
翼為同研密友請追施逆律上曰過矣

天月初一日傳曰今因金績熙事取考太學日記帳殿親
問物故之夏徵肆然解墨著此之故護逆之徒角勝解墨
當路高位刊名儒籍三水勿限年定配罪人址垣物故○
傳曰金績熙以一人而行二事左右解墨至於逆儒三寸
解墨覽其日記盧述云某云々而無舉名傳當載錄者與
聖述有異叅酌南海定配罪人太守下捕廳績熙二次尹

尚浩八次擧更招逆賊學唐古介處絞

二日大諫俞彥民掌令任希教校理洪名漢所懷逆學不軌情節既已綻露依法而增之逆名更無可疑請逆增建施逆律依啓又所懷今番亂逆窩窟雖露根柢未究今日帳殿親問之下逆學兄弟締結縶縶粧出妖書陰圖不軌之狀已盡昭著况以其納招時舉措觀之其悖慢凶狠益彰不臣之心至於招中閃測之說與今番凶書脉絡相貫增死之後渠爲諸賊所推戴綻露無餘不可一刻置之請亟依律處斬依啓依坡圻例舉行

三日傳曰罪人尹光纘供辭庚午式年覺而去其偽勲之

贈族譜試券皆已不書諸式年矇然雖自以爲不察不可不嚴處尹光纘更招後仍配巨濟符棘兩司請逆垣擊籍依啓

大諫俞彥民執義徐命膺所懷光纘供辭中三式年仍書偽勲皆出於其族之替書不自照檢云者全不成說請訊問得實上曰聖述則推諉其父此則不然既無贓物有何訊問彥民曰人家戶籍重大豈有三式年一不點檢之理乎設如渠言庚午後覺得釐正其三式年仍書之罪豈可數次刑訊而還配乎命膺曰竊初誤書真有驚心痛骨之意則伊後必加審慎今乃歸之於粗率不察終涉寃道不

可不嚴訊得情不但數次而止上曰是矣其族譜皮封之不書足為明證更無可問矣

判義禁申晚啓曰雖弟有出緝者依定式一體緣坐律施行依啓尹憲刑四次李世和五次罪人燻燿各就其配所端川洪原處絞事瑩招有與兩人相觀妖書之言故并處絞罪人世和物故八日罪人尹憲物故

掌令任希教劄曰設廳纂輯實出於正倫綱明義理之聖意而治逆之道必盡鋤除其根打破其窩義理可以大闡向日臣等聯名之劄即三月諸少劄時備陳亂逆之本矣究厥罪犯與耆輝一串貫來而分而異之有所差等臣恐纂輯之

際源頭未劈無以責編摩之詳伏願亟降處分明曉一世○上荅曰陳于元良

十日司諫沈垓書曰光佐本以陰鷲之性久專窩主之柄身經戊申之變少無懲創之意不耐黨心譬視公議種下生種馴致雲雖退原其本實為樞首請與耆輝並施逆律恭億收牒簿勘未免太寬請依錫恒例並施追奪 荅意雖羨難稟

持平徐有良書曰前承旨尹光紹賦性佞巧持心愴邪對人談性命之學居鄉有盜跖之行名入私鱗之獄以光纘為兄而一任偽贈以逆籙為友相與引重東萊府使林象

元平生伎倆不出偏黨向來筵中義理之奏苟究其心萬萬巨測况雲賊所拉齋記自官鑊板將嚼可知平日慕好之不泛請並極邊遠竄 荅兩人事過矣林象元則大朝其後復除館職宜不追提齋記刻在致雲依法之前不宜如是十月上命適象元職任希教避嫌曰光紹浮薄佞巧能於欺歸况宗田奪取至親離絕饑獄交涉疑訝沸騰種種無狀不可彈論云云獻納南鶴宗上書請光恒億逆律又曰沈塔妄加差別請遠竄世子不許上下教以峻論而不從之十二日掌令李基德上書請三賊逆律沈塔削黜鶴宗亦

未免過中請適差許之

巨源等獄

七月九日傳曰罪人巨源以製逆席教書之人敢陳請討逆鏡之人比之子光逆賊致雲南門末招亦以同一志腸自服今日親問乃敢忍杖不服令兵判水口門外梟示逆律舉行罪人李澍與尹鳳煥挾秘記爛漫陰謀之狀亦以逆律舉行凌遲處斬尹鳳煥金正履承服正刑

二十日李明祚承服西小門外凌遲處斬金壽延黑山島定配靈城君朴文秀勿待命事下教

八月二十三日傳曰罪人在敬本律加一等江邊正法在

敬卽明祚之子其父死日卽亡命匿於滎川官婢家捕得誅死

儒生獄

嶺南儒生姜維等上書請光佐恭億錫恒孳戮事東宮不從嶺儒李允復等上書申前請且論宗城文秀曰以光佐為師表而至被削黜者肩居廊廟之上不忝領教恭語謬戾至敬於臺章而被拿於訊庭者偃息京輦此等之弊專出於魁凶之未正法也世子又不許於是宗城出城外初嶺儒並論李喆輔因其黨恐恟之而止之七月罪人俞善中金延壽拿來親鞫延壽刑十度善中放延壽本全州通

引俞舊相識延壽來言於俞告以全州有殊常賊俞乃告聞於捕將鄭續述遂設鞫俞特放京外儒生張震煜上書討光億恒兼請宗城文秀之罪湖西儒生朴漢蕭亦上書於是宗城入待命金吾上教以姜維書語用暗昧等四字親鞫領府事金在魯上劄諫之且曰此四字本向來三司合啓中語鄉儒引用無恠也於是姜維刑一次鍾城定配製䟽人申敬日刑二次大靜定配許灑刑一次機張定配京外儒生上書者亦定配遠地金在魯罷職又命此後有更提此等句語於章奏者勿論大小官當施逆律令政院知悉於是館儒等捲堂請同被罪罰

朴弘僑荐棘

執義朴弘僑上書曰討賊有本朝廷處置得宜是已所謂得宜事事合宜之謂也又曰邸下每以諸臣書請多以仰稟之難為批而諸臣論事觀其事之是非可否而奉稟即行務積誠心自此等節目而始焉至於日用侍奉之節無處而非至誠則兩宮之間誠意流通合為一體將見事事合宜上天悅祿又曰均廳結錢之加捧民之愁怨始起安知無裕萌潜伏於中耶宜亟蠲減其錢也 傳曰今覽朴弘僑上書句語與昇行匿名書隱然相符末稍結役事此與昇行語意符合設鞫舉行

傳曰弘僑上書中二句語隱然符合於昇行因測不道之語而渠終始不服以亂言犯上自服宜施一律而觀其為人特為減等巨濟定配朴弘僑刑二次出獄大諫尹東遷請弘僑既以犯上遲晚請荐棘從之行至泗川卒

戊寅給賜敷用

儲慶宮尊崇

傳曰人子於追崇承統為重仁嬪祠宇既奉安于松峴宮宮園定號定謚一節即為舉行上謚封園都監都提調左相金尚魯提調李昇輔洪鳳溪李喆輔上謚敬惠宮號儲慶園號順康二十一日幸儲慶宮行上謚

酒禁傳教

九月傳曰夏禹氏雖疏儀狄不去其酒故雖有酣酒嗜音之戒夏末有桀噫代性之斧戕身之物前轍昭昭京外耗穀闔閭殺人俱由於此酒弊知之熟矣豈不欲禁太常用玄酒之前誠難禁也予於幼時不能接杯巨創之後方寸難耐承緒之後心不自定始果知味至於夜居無思之時視蒼楚越况紅露心常惡之者而誠看內酒房尾子尾若漆黑烏鵲亦不坐噫土尾猶然軟膏其將若何百爾思之忽得良策乃醴酒也祛旨酒用醴酒誠若去紋緞之意先將此意告于太廟意亦浚矣自王公下自王公下至匹庶祭祀宴禮只用醴酒禁其志酒紅露白露一功酒醅巧名

者並為嚴禁犯者重繩此後若有使酒者勿治其人重治釀酒者內酒房內需寺東朝所封者勿論四時俱以醴酒進獻大殿以下勿論日次名日物膳自告廟日後一併勿封宜醞酒及歲首入直軍犒饋酒試才酒仍其時分付以醴酒封進犒軍農民異於此犒軍禁其清酒之釀用濁酒農人麥酒濁酒並勿禁以此綸音載於御製編次九月十日傳曰酒禁之後違臣亦禁濁酒為請不許矣更以思之鄉村濁酒即京中旨酒也而既已上告下禁之後全宜一也今日下詢大臣之意亦同勿論京外軍門祭讌犒饋農酒並許醴酒而麥酒濁酒自歲初一體嚴禁傳曰禮云

酒一宿曰醴太常之酒不必先釀此外京外享祀一依祭物例典祀官先詣於典祀廳精釀以用事分付十一月執義李敏坤上書曰酒之用於享祀肇自三代詩書所載可攷而知也蓋神道之歆假以氣臭氣臭之芳潔無過於酒比之蕭艾毛血之腥酒為較重精微之義達於神明然則祭而無酒雖牲幣俱陳籩豆交錯顧何異於不祭也酒戒之嚴無過於酒誥一篇然而首章則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維元祀其不可以一時之禁而遽廢宗廟之薦享者亦明矣今我聖明欲嚴禁酒之令并廢大饗之用惜乎承弼之臣惟急於將順其美而所重則不暇念

以至遽告陟降卒成遂事此羣下之罪也聖王作法斟酌損益萬世無廢是以致嚴於酒戒莫過於文武周公而及其享祀則五齊三酒八樽為式苟其可廢則文武已廢矣今為文武所不行之禮而謂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臣未之聞也臣固知告廟用醴事體已重隨即變更殊涉瀆褻然而瀆褻之過輕而因諺之失大不可拘於一時之小節而終誤莫重之大禮也伏願鄙下仰稟大朝更告太廟以復列朝之舊例而至於京外民間之禁酒則當下申嚴以防浮糜以絕奸弊

纂修廳事

既設廳後諸堂會議領府事全在魯先作都序追原根本
自肅廟戊辰甲戌而始備言南九萬柳尚運等容護希載
馴致老少歧貳之事仍及丙申處分後少論失志愆國興
亂之由又言景廟有疾之策鏡輝謀逆之本諸堂皆以為
善而將從之知事元景夏自外倡言以為不可如是深論
又言不可言景廟疾患事於是南有容輩皆不入與議洪
啓禧以加差堂上赴廳與元議不合既已啓禧連赴會獨
任其事右議政趙載浩請對入侍請專委景夏為之遂命
景夏加差堂上景夏與在魯入侍盛言在魯原草不可用
在魯於上前爭以為不用元草則臣不可復與此事景夏

又言啓禧於此錄多有所添入且曰南有容補疾不進李
成中趙榮國鄭暈良似有護逆之嫌不為可否事豈能成
乎於是啓禧懼而上書自陳以為重臣謂臣多所添入以
致一世之震惶而臣實無所擅添其有增損處則皆與諸
堂相議為之且在魯所撰首段因景夏所奏不得用在魯
以不得復書之意稟于大朝則臣不可獨當也上命還給
之既而命注書柳慙以此乃偏論之故將貽累於先朝汝
宜先上疏明其自今不為偏論之意又以此曉諭於老論
也仍連下嚴教諸臣皆上疏自下當夜倉卒間有不知而
冒錄者

頌府事金在魯知事洪啓禧待命禁府命勿待命傳曰昨
已下教亟寢設廳依下教傳纂輯政院啓曰頌相李天輔
入侍時伏承不忍聞之教晉命金吾納命召傳曰知道頌
府事金在魯上疏席藁陳章入啓不進水刺藥院請入診
不許頌府事金在魯上疏傳曰幾十年白首之下聞今日
下教為老論之論之頌神耶此疏還給傳曰曉頭真殿有
大處分矣百官會于弘化門外藥房又請診傳曰不勝於
老論將設廳矣藥房又請診老論設廳如聲卿等欲為設
廳而留耶退去傳曰觀今光景只知領袖不知君父六十
暮境太阿在手政院知悉領袖李天輔待命勿待命頌府

金在魯領袖李天輔自金吾轉進闕下待命勿待命頌府
金在魯上疏敢效古人獄中上書之例涕泣更陳臣自火
不為黨論舉世所知今上以臣之故並却藥診將有非常
之舉請霽威怒亟正臣罪謝恩禮曹泰議李存中傳曰黨
人輩徒知黨習不知君父久矣今日北面臣子聞此下教
在京在外大官則李^{拓基}宗城佯若不知欲為領袖乎以予為
君子觀今國勢近於宋時陳橋也不可一時差遲早早待
全觀其國勢雖扈衛可也以東營入直軍明日弘化門外
扈衛事分付二十三日頌教時元良當參以此分付既已
告後將有處分但此則大學誠意關頭^{謂人}俾皆知之俞

判府拓基入來待命勿待命入待

諸臣上疏

吏判申晚司直洪象漢知事洪啓禧兵判洪鳳漢禮判李
昂輔叅判徐宗伋刑判李瑋司直申思達監司李益輔兵叅
李命坤司直南有容黃景源左尹韓翼蕃右尹金善行大
司成俞最基戶議申晦吏議朴相德司直李秀得金致仁
俞彥民沈鋪洪宗海府使閔百昌監司金陽澤府使李衡
萬等上疏伏以臣等即伏聞今日筵中聖教截嚴有非臣
子所敢承聞者臣等聚首震剝求死不得也噫黨論之禍
人家國自古而然為人臣子所當痛惡者而况我殿下三

十年苦心只在於祛黨前後聖訓有如日星苟有一分秉
彛之天者孰敢不自相淬礪精白一心仰贊我殿下建極
之治乎臣等事君無狀言行無素忱誠未孚從前貽惱於
淵衷非止一再此莫非臣等之罪也今聞嚴教而猶存一
毫黨心則是上負殿下下負其先也臣等亦豈忍為此哉
茲敢相率齊籲於宸嚴之下伏乞聖慈俯諒臣等之言實
出肝膈亟寢雷威以慰舉國臣民懇迫同措之情幸甚答
曰覽卿等之章嘉卿等之心既已上告嚴于史室卿等將
此心事我

司直柳復明江留鄭享復司直權赫前大諫洪益三前府

使趙暇禮議李存中前掌令朴起采司果黃仁儉文學洪
準海兵正徐命天圻都洪景海恩津縣監洪隣漢司直李
宜哲前持平趙曦前修撰李最中金時默鄭存謙前持平
元仁孫前正言李敬玉前說書徐迥修李商芝李海重前
待教李興宗等疏曰伏以臣等伏聞道中聖教截嚴有非
臣子所敢承聞者臣等相顧震惕覓死無地噫偏黨二字
實為當今之痼弊聖上之必欲祛之者三十年苦心臣等
俱以世祿之裔忝在朝紳之列苟不思對揚之道而敢萌
偏私之念是乃上以欺君父下以負其先也臣等豈忍為
此哉相學陳章巫叔非常之教以副臣民之望 答曰噫

其中雖有覺之晚者今春已諭此政中庸所謂及其成功
則一也其宜勗哉

司直朴道源前察訪李命植前正郎朴相冕等疏伏聞道
教至嚴有非臣子所敢聞者臣等不勝驚惶震慄之至臣
等俱以愚迷不能導揚聖意致使至尊憂勤於上而朝象
潰裂於下此莫非臣等之罪也噫淫朋比巫乃家國必亡
之端人臣莫大之罪臣雖無狀初未嘗萌之於心况今聖
教之下尤何敢有一分偏私之意哉相學齊籲悉暴肝膈
之悃俯察微誠巫叔非常之教焉
知事元景夏疏曰黨論之禍必亡國家臣之素無黨心聖

明所俯燭而僇廢明時未能仰贊殿下三十年苦心皇極
之治臣死罪也 答曰事既順心進膳命撰御其安意
前叅判朴弼均前縣監李敏坤及弟朴取源等疏曰臣等
亦有秉彝之性豈忍懷黨私之意以負我殿下三十年苦
心哉 答曰卿等之章予庸嘉之尤宜勗哉

注書柳憲洪趾海檢閱金和澤等疏曰黨論之禍人家國
古今皆然况今乾斷廓然亂逆誅戮國賊今已盡討國逆
今已底平為今日臣子者除非亂逆豈敢以偏黨二字有
一毫留着膏中上以負聖上勉責之聖意下以負祖先忠
貞之餘風以自犯於不測之罪耶天日在上鬼神在旁臣

等當精白一心益勉公平為報答聖恩之萬一也 答曰
爾以簪筆之臣聽逆教而首陳章予庸嘉焉其尤勗焉
吏曹正郎朴正源戶曹正郎李煒兵曹正郎金養心前持
平趙重明前校理朴盛源等疏曰黨論乃病國之根世道
之憂當如何哉臣等以世祿之裔平日言議未嘗不以此
相戒况今聖教之下何敢以此萌於心發於口哉 答曰
爾等其果依予飭豈有今事亦豈有小農然及其成功一
也其尤勗焉

輔德任師夏疏曰臣性質平緩未嘗叅涉於黨論聖教之
下豈敢不更加惕然思所以體行乎 答曰既在直中知

何晚也然同歸成功尤宜勗焉

掌令安復駿疏曰黨穢必亡國今日北面者孰敢不洗濯
舊習以承聖意哉

判府事李宗城上疏荅白首暮年挽止風浪漸甯却食事
今順了卿須安心善攝

頤府事金在魯上疏荅曰予自少以祛黨為己任御之心
予知熟矣其以無偏無黨自居無乃思偏乎今日之事御
之初料雖過矣因此而遂我幾年之苦心可謂大有功於
除黨矣奚徒功過相準成功勝於過矣事已順了此亦彼
蒼玉成于今君相之意復命纂輯都提舉宜即監董焉

頤議政李天輔上疏金相奭司直洪鳳祚亦上書傳曰今
春予諭亦歸正其何紛紜此後此等之章勿捧使各益勉
焉

頤教

二十二日御明政殿頤教畧御製今年亂逆俾覺一邊之

溺夢今番葛籐僅覺一邊之昏夢一歲春秋相繼覺悟徒

此以後吾國庶幾而關係莫重人事難測故上告直殿其

奏若曰纂輯幾訖黃耆大臣金在魯不暇細字倚任重臣洪啓禧

不耐蘊蓋提及昔年語逼莫重究厥其由莫非臣罪庚
申處分後真殿門外犬覺悟者尹陽來吳瑗二人更無他

人頃年真殿門外聞慈聖下教而山呼者後復盡為黨習
以此觀之實不可信也自今以後若不滌心革面是黜
鱗亮之類也大臣以下有如此者以鱗紀雲雖處之小臣
宜敢欺陟降乎丁酉以後故例頗無自今以後獨尋其黨
而結婚者是不知其君者今日頒布後各尋其黨而為婚
者一體痛禁其乃祖乃父頃時陳章今日陳章並嚴諸史
閣以垂于後今日告由坐月臺後不為陳章者大官重臣
分輕重嚴處况武臣此後如此者當於沙場用軍律此皆
奏語也從今布告之後其若更提往事者勿論巨細當以
逆律治之噫今當正法者追律應坐者外不干於律人亦

善也而或以謂此某人之至親某人之姻婚某人之故舊
某人之門生亦以此枳碍亦以此構軋此當以証人律處
之咸宜知悉莫犯邦憲

傳曰今春李判府事宗城先已處分尹得載亦已處分今日
願教前不為陳章大臣施以削黜之律重臣宰臣削職堂
上以下罷職不取受由及奉命在外並命分揀現告大臣
俞拓基重臣申思喆宰臣魚有龍朴致遠堂上金應福

府達

十月掌令朴致隆達罪人東星與鼎衍親密如兄弟之說
出於來復之招嚴訊不服而斃請施孥籍之律洪命源之

生出鞠門雖緣其時治獄之緩而其子戾之瘵嗣宜矣至
有調用之命請寢其命牙山縣監俞彥宗以儒家之子全
昧治邑請罷職金海府使柳顯章屢典郡邑全乏廉聲請
改差全州牧使李垓貪饗不法剝民善事人所同唾遭彈
見积又遷都護荒歲民命不可委之於貪得之吏請求刊
仕版 荅第一二件事不從第三件風聞不可盡信拿問
處之第四五件事過矣朴避嫌

館職去就

初趙榮順論李天輔書末曰瀛選至重而相門私客聯武
而並進數臣之积擬只出於一時言事今乃积之將使無

模稜風節也

謂上教最末擬仕

於是諸館職皆不行公明年夏

四月二十八日

命刑曹發絨問於榮順海南謫所榮順對曰相門

私客者當初園錄多乖公選甚至於李儁徽宋文載沈鏡
沈鏞鄭光震沈璫金時默或有疵累或無資望此非相門
私好顧何必苟充於公議之外乎於是鄭光忠以承旨引
嫌徑出上教以榮順挾雜之言仍除大諫光忠即出謝傳
曰絨辭中甚至於三字意在濁漉一錄其心叵測榮順加
柝棘削名搢紳案永嗣其身然諸人猶不出仕而鄭存謙
為館職辭書曰館錄時有一館官以臣為無文不匡而不
許薦點可見公議之嚴不可冒進是歲十月上累下嚴旨

促諸玉堂或禁推尋出露坐真殿開金席門令促入謝於
是鄭尚淳南恭著李錫祥先入謝命李晟中洪準海趙曠
等伏金帟門外待命又下嚴教三人遂入謝行公趙崇順
仍放釋後升擬應教等職皆未蒙點其緘辭所引人皆不
敢出上亦不督出也

逆邵鞫事

先是鄭彙良家有投書之變捕廳偵捕十月二十三日始
捕得親鞫罪人朴世儉李楨李元夏鄭瑗世儉刑二次楨
一次不服二十四日親鞫罪人權邵承旨抗鄭桂熙普鄭
熙普前承旨李萬育前持鄭道三拿來元夏及邵各刑一次

楨二次二十五日親鞫權邵李楨各刑二次鄭道三放送
二十六日親鞫罪人權杭即之權宏杭之鄭根周韓達成
申思範鎮之子黃最彥前持尹正烈學東朴相祿威源權
煒洪稷拿來南恭會恭齊恭著勿待命李存中李最中亦
勿待命二十七日親鞫鄭超周移送秋曹大逆不道罪人
楨世儉邵西門外并凌違處斬達成刑一次放權杭一次
元夏二次楨五次楨三次申思範尹正烈朴相祿權煒黃
最彥放傳曰逆賊楨以惡國之人與逆邵及其子元夏陰
疏罔測不道之說使世儉投書之狀既已承款元夏亦為
直招而陰譎吞吐忍杖不服逆邵一體正法以逆律奉行

傳曰罪人世儉以逆械乳弟聽印械之指揮投匿名之狀
非但渠直招印與元夏亦箇箇納供此等世道么麼之徒
放恣云云以逆律門外正法印結案父杭祖宏並生存家
世不下於自中諸人則先矣父騰揚矣父猶不免沈滯以
此怨國且以學掣見屈事尤為含憾於蔡濟恭故與妻父
李械械子元夏同為函書而矣身及械掣之元夏書之專
出於欲謀亂朝廷之計而至犯上不道矣身與梟行相知
渠之所納文書亦嘗參見南別營樓上云云一段尚今記
得故今番函書中書以未卒之語書中有九老云云之說
列書朝臣下書謹悉二字書凡四層而初書則於七月二

十八日曉頭妻甥着青衣稱以別陪自投之再書械使世
儉投之矣身窮凶情節俱載於自製函書中今已綻露無
餘大逆不道的實當日西門外凌遲罪人元夏當日唐古
介紋罪人李督彼拿未知事申思恭勿待命 傳曰罪人
申思範洪禱朴相祿尹昌烈權熹黃最彥逆印既已自服
並放

傳曰李萬育以侍從之臣其敢欺隱今日強為直招而此
世含憾崎屹欲逞其愠杭則今已犯逆而欺君不直之律
渠焉可免于海南勿限年定配李賢假頃者史官已知其
人今日帳殿聞其辭達王者用人不過勸懲即為調用吏

曹口傳除司僕主簿

傳曰逆劄之招聞知受劄之囑徂私儒罰已涉無據而又聞題目其輕薄浮悖之士習不可不懲當該齋任並十年停舉鄭道三康津定配權宏大靜為奴鄭瑗放送權杭以劄之父唐古介蒙絞

獻納韓師直持平柳脩所懷劄之逆節杭無不知之理且劄招中陰慘不道之心渠以家庭之訓自服杭不可以緣坐本律施行請嚴訊正法上曰依允

傳曰罪人鄭熙普曾經近密之臣不能謹慎逆劄挾詐之言至於人耳其子棧雖酌處與劄械不無綢繆之跡熙普

三陟定配罪人鄭棧為人儻侗不無叅酌也道減死鍾城定配

李械故南人判書湏也後孫元夏即械之子世儉政院退隸為械之婢夫鄭瑛即熙普之侄即與李商甫尹正烈朴相祿等相交前冬蔡濟恭為學官設製多取南人即謂受賂用情令商甫罰被抄人三十人或目以木綿多力謂納綿於蔡而得之也商甫即其時齋任而老論黃中之子也

大妃尊號

十一月傳曰慈聖母臨五紀寶筭將至七旬昔年慈懿大

王大妃殿以周甲之慶不待羣下之請特令進筵周甲猶
然况七旬之慶乎時原任大臣政府西壁館閣堂上六曹
堂上卽為命招明政殿庭議筵以入大王大妃殿加上尊
筵隆化

十二月初四日傳曰今年之後尤有顯揚之心體昔年小
心之意受奉慈教而尚今泯默慈聖今日又教曰至于今
日卽昔日之樹德恒日謹慎尚今歎服遵頃日之教然後受
筵心乃喜為教慈德攸暨不覺涕沾承慈教而加上是矣
異於受爵時原任大臣及館閣堂上政府西壁六曹叅判
以上卽為命招以明政殿月廊議上謚筵和敬淑嬪加傳
上謚徽德

曰往者雖問于大臣卽金相在魯定之先慈親三字古今典
禮之所無自其時至于今心常不然於讀祝時每自歎然
今加上謚時竹冊宜先厘正取覽故相南宮錄其時下教
中則昌嬪儲慶宮皆稱先妣此固遵行者而周禮春官已
有攸稱今番竹冊文及凡祝文皆以先妣書之儲慶宮當
為不祧之位亦依周禮此後祝文一體書先妣之事令儀
曹奉行

初五日傳曰噫三十年苦心今日乃遂昭鑑旣頒滂朋洗
滌而吁嗟已故相臣不與于今予甚愴焉故洪領相致李中
左相壤趙左相敘宋左相曠趙領敦寧顯命顯金判府事若鄭

判府事良羽家遣承旨致祭以表竭忠贊予之誠李奉朝賀
佐粵自銅闈惓惓其忠廟見之請建儲之議其誠可知一
體致祭八相子孫中卽為錄用此外又有朴師洙鄭錫三

平之

十二月十七日御筆題下金領府事在魯卅年台閣十年
元輔今日之功卿何遺焉故相頃年同志二字其時筵奏
尚今在耳左右同贊與予見效君相白首可謂罕聞五十
六字表卿之忠此以俱生存故書此以代祭文是月六日領相李天輔等
會賓廳陳啓引祛黨討逆等事頌上功德請上尊號屢啓
不從後數日大妃殿下教于上敦勉之上乃下庭立靈久

乃承命

弘學鄭彙良藝學徐宗俊大臣李天輔金尚魯原
任李宗城等入未左右叅贊徐命彬洪象漢六曹長官
皆入夜深議入○初毓祥宮題主及祝文稱私親及癸
酉上謚封園命改議踰大臣金在魯李天輔議以先慈
親定行元景夏獨非之以為當直稱先妣引月沙南宮
錄及周禮之文以證之嘗於上前微簇之上不之省至
是特命景夏入侍問之景夏乃盛稱前說上乃命納南
宮錄周禮而許從之左相金尚魯言此文似與今事不
同上曰今豈知禮文俱據周禮為可或曰周禮所稱先妣

即姜嫄乃帝嚳元妣與此不同景夏乃言簡狄為元妣
姜嫄即次妣正與此合衆議亦莫能難

禁髻事

丙子三十二年正月傳曰禁綴禁酒誠可為也至於髻則
曾聞昔年無加髻之事不過數十年之間婦女取便加髻
本髮則不便晝夜故以本髮為髻又作一髻晝則加之夜
則高掛以此之故任其侈大一人侈大百人效習君若不
申飭豈禁奢之意哉今不行於婦人政能行於國乎從今
以往勿論士庶切禁加髻令下之後其若不遵卿士大夫
何顏見予乎

宮園祝禘改定

二月六日因元景夏所請遂定私廟稱謂事傳曰大王陵
稱孝子嗣王王后陵稱孝子國王又山川祭文皆稱敕昭
告而毓祥宮祝文曰敬祭山川所稱者諱之亦涉不然今
後則陵廟祝稱孝子宮園祝只稱一子字於國王之上儲
慶宮順康園則稱曾孫此後於稱孫之時亦遵此舉行是
日景夏又請云謂毓祥宮
稱孫之時

李彥衡定配

正言李彥衡上書國子長責任甚重顧今親臨視學先
躋享俱是稀有之盛舉則尤當另擇以聳觀瞻而如金漢

詰之素乏聲望者猥列師儒之任已多濫竽之議况其平生直是庸陋夙附繩營冒玷宰列頃薦此閔厚招醜謗此時此任尤駁物情亟令改正以重官方喉院六房之分填例皆出於聖裁每當通易輒書單子以俟處分者蓋以造化在上下不敢干焉故也向者元朝慶禮時承宣房單之入啓也吏禮兩房自下直為書填事之無嚴一何至此都承旨吳彥儒之受賞不係於吏房與否至於禮房敢希恩典惟恐或換用意周旋倒次填房跡涉縱恣事極謬妄傳說駭憤有閔後弊此而置之何以勵廉恥嚴法例乎伊時禮房承旨李得宗亟施削版之典使之知懼都承旨身為

一院之長不審之失亦不可無警責也今番老職升資人不問其人之如何盡數輪付以致紊亂况其中瑕累之不拘地處之甚早不為區別另飭擇擬為宜云々

上召見彥衡問金漢詰夙付何人對以到處皆然又問此閔事對以都試時禘禘受賂舉子御史徐命膺捉治其禘刑科又問恩資事對以朴徵賓鏡堂也尹東輅光績之父書偽贈於戶籍者亦與拜職不當上曰金漢詰庭試壯元無可柰而李得宗事則乃中官誤傳朴尹事追提往事有禁則今豈復提也遂命彥衡免為庶人喬桐定配

金相度島配

二月正言金相度上書晏嬰崇儉而齊國裕蔡京窮奢而
宋室傾今世侈濫成俗貪瀆盈朝才到卿宰昔之蓬華者
豐屋連雲一經守令昔之藜藿者華饌堆案許多之財培
克於藩閫守令輻湊於要路權門朝貴則受賂捧價圖囑
差遣外任則上而善事下而肥己表裏相須彼此分別活
民之策非用廉儉不可其侈濫不法者嚴飭以禁貪濁無
狀者痛繩重治其進擢庶吏之規內而百隸雖不能盡擇
大官要職必慎其人方伯閫帥必得其人仰稟大朝而施
行焉例答

十七日傳曰金相度之章大官要路四字意甚叵測一章

意思即往時之言而嶺海等句指我也雖用此句渠若有
一分心腸其曰往者黨習日甚互相疑阻無黨為而有黨
焉投之嶺海渠自取也奢風貪風雖云時弊其間句語若
見其心晏嬰蔡京意甚不羨朝貴等說亦有無限意思予
雖老耄豈入於渠之譎中渠叔和澤與承宣及柳慙先章
自訟而必也導之陳章甘心欲黨金相度大靜縣免為庶
人即令赴海

又傳曰和澤既陳章自訟而不能勅于猶子檢閱金和澤
罷職不叙 又傳曰相度身衡為守令者或饋問邑民若
稱以士夫則守令禁錮終身其民嚴刑為奴以此申飭

又傳曰金季既為庶人拔之官案付籤青衿錄分付道臣
道祀直領並申飭俾不得着此服

十九日領相李天輔左相金尚魯劄救金相度上下教數
百言繫以彥衡相度敢於口告直殿頒教百官之後復肆
黨習領左相為營救之計並削職初相度彥衡之得罪乃
復論救上惡其狀以謂大臣既廢而使得罪又却救之遂
削其官後未幾並拜相如古

兩宋從祀

先是兩宋從祀之請四十餘年中間又有貳論今二月因
館學生安宗詰等上書諸少論亦有參之者上遂聽之本

月十四日奉安位版遂視學試士坡州儒成德淵等又發
玄石朴公從祀之請上書報罷

均廳六弊

四月十九日前相李宗城入侍言南漢事仍陳均廳六弊
曰一則江邊銀店自均役廳奪入之一則竹田弊也一則
守令防筭也一則慶尚道水軍多使寺奴婢為之而納米
一斗則許書其姓名此果成說耶一則守禦使鎮廣州時
米二千石內一千五百石送均廳一百石官用矣其後一
千五百石還為出給廣州殊非出鎮本意一則各道罷眷
章後其營需米只忠清道三百石慶尚道數千石外無營

需未納之事豈不怪乎留守洪鳳漢曰銀店事其時即罷之一千五百石均廳雖欲捧用勢有掣碍矣李宗城曰南漢還上舊為十二萬石今聞為六萬石送御史釐正為好矣上曰均廳為之者苦心而不能無弊李顯重泛以聚斂為言此則非矣六弊則洪啓禧所為皆聚錢而為此宗城畧言而不能指斥於是遣元仁孫為御史釐正其書啓亦微斥洪失洪由此削職自鏡城府使罷還竹田謂兩南宮民竹括其稅也防築謂決其水而作苗也寺奴婢本不書姓今書姓以優之使異於私奴婢也守禦米即府尹衙祿今罷府尹除衙祿故用五百石其餘送均廳啓禧乃盡用

之諸道米亦衙米

戶議申暲書

五月戶議申暲上書曰臣之外祖先正臣文純公朴世米與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為平生道義之交尊信慕悅嘗為卞論以責其情厚之故人彼此扶抑之嚴不專於調好逮至晚節力主名義請正干紀罪犯又卞護黨輩邪說劄論逞爭惟恐懲討之不章屢患朋比代換詞命誠欲循蹈箕極寅協虞庭又欲舉直措枉分別忠邪惟謹孔朱二訓其於世道名論上和而廢嚴而後生子孫多不能盡知或反失本意若臣師故叅贊金翰以文純嫡傳之人晚年袖

劄中弟五六條因非闡揚而臣則不能細繹祖師之旨颺
言公朝又曰往在戊戌文正公宋從享之論初發章甫並
舉文純而請之不幸一種醜正之論敢欲沮敗臣之亡師
上章陳下夫以文純緇往開未之學明體適用之道發揮
經傳之業叙正彞倫之功與而文正生並一世如趙宋之
洛閩俱為士林之宗師生同道德沒均祀享誰曰不可臣
師之疏蓋亦文正公宋請享其師文元公金長生之故例
也然文正公之言終見施於丁酉臣師之言不得行於今
番則浮薄喜事之說售而老成尚德之言格矣臣目見表
章淵源之舉壅闕不遂而不為一誦遺言則徒知區區之

親嫌全昧第職之終缺不知者或謂出於阿好而苟有義
明心公者亦知臣傳述之意斷之無他云々

朴文秀謚事

文秀自乙亥被拿後社門不出漸患病死上憫之加贈議
政令不待狀加謚於是玉堂議謚徐命膺洪梓李仁源議
以肅敏及命膺至奉常更議時改以忠憲因簡問洪梓梓
辭以方在外不圻見止之物議怪之以為梓初議肅敏固
美謚非文秀所當得其改也亦不可否為非梓乃上書自
下不得與聞改謚乃命膺自以己意為之既而不呈其書
人益怪之七月十日命謚歸署經又命臺臣違辟者直捧

投畀徽旨遂特除李仁源南叅著為獻納掌令金尚重代
閔百行為大諫及執義鄭純儉持平李恒祚皆出謝與司
諫李翼元兩司各備三員合坐署經持平金膺淳初稱病
乘轎詣闕因引父病上書承批先察職後護病既而署經
畢承辟詣闕未至而上命永刊仕版遂退歸

李彥衡金相度放釋事

六月傳曰王者一政垂法後世一或低昂其弊勝言予意
雖因為世道苦心頃者口奏已有顧元良而語者已違其
諭近者口奏亦無是亦當之者雖無足惜無於法之法自
我初之日後嗣君或以此為例而因使氣推以此律此措

紳荆棘自我開也白首暮年開國典所無之法以貽措紳
乎為後昆欲去弊既覺而不諭豈王者之心乎李彥衡金
相度特寢免為庶人之教施以永刊仕版之律仍命二人
放謫

數日前右相申晚入侍言庶人律不但國典所無大明
律亦無之矣上曰既告真殿有難變改為教云

柳慤所達

七月持平柳慤所達書筵官何等重選而前縣監崔載興
本以鄙悖猥廁抄選南邑醜行至今傳笑繡衣洪梓也之啓
道臣之徐命查已成公案而尚辱聖世之旌招蓋駭四方

之瞻聆請削名抄選之籍陰虹貫日何等變異而其時入
直玉堂李世澤鄭純儉於其翌日或上書乞郡或進劄獻
箴曾無一言之及於天災者最後一劄董之塞責雖有公
私之別均著溺職之失堂之聖朝將為用此儒臣哉請鄭
純儉罷職李世澤削去仕版聖廟從享事體至重惟當一
付士林公共之論非為子孫所敢參涉戶曹參議申暲向
日一書盛論先正臣文純公朴某道德功烈顯示從享之
意暲即文純公外孫也徃情直請殊非重事體速嫌疑之
意此而不警有闕後學請罷職次對事體何等尊嚴而諫
臣獻納李世澤既斥重臣李誥輔之鼾睡則其在嚴朝體

之道不可問備而止請罷職 答曰崔載興事其時已有
大朝 下教不可如是勿煩兩儒臣並罷職可也戶曹參
議罷職事向日所陳非他意况以山林宿德之士余方招
致之時不必若此所達殊涉過中重臣罷職事已有問備
罷職過矣英巫傳柳乃避嫌曰鄭純儉則承命獻箴李世
澤則為私乞郡縣有輕重之別故請李世澤削版者以此
也今反以一並罷職則殊欠輕重之稱量崔載興之射象
露醜之謗山寺挾妓之誚萬口喧傳臣不欲更污筆端平
平說去而終靳一俞書筵責任何等重大而况當邸下春
秋鼎盛學問將就之日薰陶功磨之功全在書筵邸下留

惜此等人將為用之哉此臣之特請削籍而又未承開納
申暲讀書林下養譽士類一動一靜為衆人觀瞻而其
自處尤當慎重而不待公議急於私情率爾書請臣亦豈
以為有他意而猥褻之斥無所自逃則今臣謹罷之請自
謂稱傳責備玉成之意並行不悖而斬許至於斬睡重臣
之請臣亦非欲深咎重勘既曰選中醉睡而罰止推考擬
律之章常殊惑聽聞故畧示警責之意而一並以過矣為
教云々

傳曰柳慤攻崔載興乃黨論也申暲負其外祖命柳慤刊
版申暲遞職蓋時議以為玄石是蕩平無黨之論而申乃

上書以為文正宋公志同道合欲引而歸於一偏是乃以

負之也

承旨李應瑞云

於是玉堂尹得雨等上劄救柳以為抄謄

之臣或有檢身之得謗章奏之失着則言官之規正宜也
上久不下批後五六日下教諸儒臣並解見任限今年勿
擬培職於是掌令申迆入東宮次對柳達並傳之

耆老科

七月三日駕詣祥廟還過耆所明日仍命耆老諸臣入侍
自慈殿宣醞後七日翰林召試親臨時下教曰慈聖洽滿
七旬元朝上筵稱觴之禮已多豈足以稱今日之慶乎再
昨特召耆社諸臣於真殿門外慈聖特賜其膳幸百官賀

慈殿其有典禮令耆社諸臣及宗親文武年六十以上陳
賀慈殿門外又傳曰明日當行儒生科六十以上庭試名
曰耆老庭試明日復御春塘臺設科年六十以上人許赴
儒生八門二百二十人武士八門五百餘人取李嘉遇等
六人即日唱第

尹著東達

閏九月正言尹著東達曰向者聖候違豫生進人多有張
樂於樂院並直之時請令各部查出重勘臺閣通清至嚴
而前縣監李廷喆遽擬臺望微啣新通固已太濫解由不
拘亦失常格請廷喆改正臺望賢善閔遇洙上疏到院承

旨不捧而還之當駭承旨罷職昨年凶變以後外祖為逆
則洪靖輔遠歸本家而父子之倫絕矣妻父叛逆則元景
瀛雖異亡妻而夫婦之倫數矣李成中則其妹以逆孥當
坐於其自裁之日即赴鞫坐酒內言笑無異平人吏胥唾
罵同列駭笑請學諭洪靖輔遠地定配尚州牧使元景瀛削
版司直李成中削奪禮判趙榮國屢典臆藩本多醜謗其
為江留章去京商及松京人發賣軍餉米三千石每石折
錢七兩其數殆過二萬餘兩而其文書立本之時乃以前
留身鄭亨復所折定每石三兩載錄其賑政則抄出若干
飢民分絡若干米料其錢萬餘兩空中乾沒軍需劃絡盡

歸私橐飢民惡罵且通津府使所買去百七十餘石米出
置倉庭未及運去聞其未好乃使其庶婿尹姓人持船奪
載以去此外軍需水賑廳未以賑請得者準價發賣減錄
取用又不下萬餘兩大僚傳說因言喧藉宜施烹阿之典
而罪之不加名登放卜請令王府窮究快施當律 世子
荅皆從之洪靖輔元景濂李成中及李廷詰事過矣趙榮
國事令本府查問

尹著東避嫌云李廷詰以常調老蔭未出解由方在散秩
而遽擬培望洪靖輔圖還本家絕其養父與靖輔地處相
同之人自朝家嘉其有守特命收用靖輔尤安得無罪元

景濂憲為身累堆絕亡妻獨行國典之外古所謂殘忍薄
行政謂此人李成中不欲同氣之沒入任其自裁容或可
恕而既死之後酒肉言笑自同無故之人無復人理此等
之人豈可追於罪乎退待物論

是日上引見著東而功責之命削版尋命永刊仕籍放歸
田里卽命嶺南地放逐倍日發送仍命生進張樂者勿令
查出趙榮國子雲遠為平安監司赴任至坡州不得前往
留中路上書辭職世子不許當夜行至嶺南依醴泉守尹
昌東居住

是月十六日御史李海重入來書啓不敢明言貪狀但錄

其所分俵文書其錢布分散於修補軍器官廳鍊陳養士
之需又為發賣於營屬其飢民抄錄萬餘人自正月至五
月十二次調賑不過三百石海重以已意斬之曰雖無私
用之需而所謂賑政專無實狀因歸罪於任事軍官之屬
上令緘問於榮國榮國不能詳對亦歸罪於下 上乃削
其職且命其軍官庶女婚金姓人徒配

靖輔即叅議重一之兄子出緹為鳳輝外孫父母俱亡
登第以鳳輝故隸成均為學諭尋常憤恨前年鳳輝以
逆論其族人鳳漢等欲拔之乃令靖輔生母采氏上
言乞罷養歸宗鳳漢以禮判主之物論駁之景濂即明

彥之婿其離異則元景夏主之李成中妹為柳壽恒子婦
前年春壽垣以逆斬其子絞成中妹沒為官婢成中令飲
藥自殺而不為制服以知義禁日赴鞠坐故判書金東弼
子光遂出緹為養者外孫前年春養者始以逆論上為
東弼故命罷養歸本家光遂擊錚乞為勿罷母死服喪
大臣聞奏上賢之有叔用之命

李敏坤投畀

尹著東後申思運李敏坤等為臺諫諸臺皆稱在外不入
敏坤以司諫入侍連達前事且言元景濂貪婪依附推薦
以至州牧指領左相也又言趙榮國賑政只用錢數百兩

而已他無實用當律罰之其洪靖輔李成中李廷誥事停
達而退物論非其傳也世子並例答之上聞之乃下教
敏坤放逐六鎮正言李敬玉上書救著東敏坤會機張縣
投界李敏坤行至金城昌道驛旅舍失火烧死其子淞從
行亦被火幾殊而免是日大雷霆十月十六日監司徐命
臣狀聞上聞之驚恠乃下教解其譴令該曹恤典舉行
李成中即傳其達明日吏判鄭彙良擬禮判首望得除即
通擬弘學既而命除嶺伯即日謝恩赴任趙雲達久未赴
任命遞任以洪鳳漢代之元景濂因禁府細供違晚放送

宋時澤獄事

十二月沃溝人宋時澤蘇尚輅尚輅等會於全州旅店時
澤尚輅夜語國家事為凶言京中武人高廷燁者同宿籍
聞之捕告監營監司李昌壽狀聞遂遣金吾郎捕入京獄
上御內司僕親鞫廷燁以捕賊功除邊將尚輅等皆鞫問
時澤刑數次直納招根脚徑斃其弟時潛及李雲澄亦沃溝人
皆以戊申亂時與時澤從朴秀顯起兵逃亡同謀乘時謀
逆並處斬權褒者賊唐之孫以與時澤等凶謀射日之心
露於鞫廷因特教處斬其祖唐因臺啓追施賊律李興孝
者故判書正英之孫為申愷所引親問之時以時儒為非
逆又分鏡夢為二乃曰夢則舉兵乃為逆也鏡則獨教文

是逆也上教曰然則舉兵教文之外皆非逆也又與申致雲心肚相連卽御宣仁門令軍門押出水口門外處斬又教曰正法東門之意亦有在遙望東郊涕淚沾襟李枝完者以與致雲父子僞從酬酢不道之說傳說於朴奎煥等目傳教水門外處斬白受未者万頃人以與時澤雲澄同謀處斬金天才者敢於鞫庭為悖慢之說又以誣人之罪令軍門梟示趙世逆者文官也以為天才所誣引放送李齊頭者掌令鳳歧子舊為翰林出沃溝為雲澄所誣引面貧勝之然入庭不涕泣水象但直辭務勝賊嚴刑二次既而齊頭知其失乃更遜辭哀乞上乃教曰齊頭雖已白

脫嚴問之下攀措未瑩未梢供辭可見秉彞之不泯鏡城定配齊頭赴配道死上聞而憫之乃命放釋前判書趙觀彬以接見雲澄出賊招命罷職崔日潤宋時謙各受刑日潤及梁聖翬者下捕廳治之申致協者以致雲至親為其福禪不道之說聞於致賊而與金時億酬酢水門處斬金時億以鉄原通引申賊為府使趙至京不道之說聞於致賊又與致協枝完同處酬酢函言亦水門處斬申謹者亦致賊之支黨與李太慶面質受刑以知情直招梟禾李太慶者受刑直招大靜定配金尚成姜連姜鉉并放釋蘇尚輅與時澤不相知與尚輅函謀時以熟睡不聞放釋李

齊任者狼川定配朴奎煥具宅柱者以聞不道二字於枝
完不卽發告晚始告於大臣並並道定配李啓祥李鉉相
宋載岳宋殷赫柳載經并拿來放送姜珩金光海並拿來
因柳成模以誣引放釋李承孝者真孺之孫舊配於巨濟
至是命移配旌義為奴徐存修者判書徐命彬子也以致
雲第子為太慶所引拿入面管不勝然以愚駭不加誅得
免前判書趙榮國以致賊黨及及其子雲達前校理尹得
兩前佐卽具壽國皆以致賊第子出太慶招皆待命關外
徐命彬亦待命 上命勿待命得雨時為問事卽下庭待
罪除應教以勞之得雨凡出賊招皆不問其後得雨壽國

雲達皆上書自下以為果從致賊學科文後終相絕不往
還也命彬亦為其子上書以為其子之從學渠初未知也
明年春校理尹東昇言得雨不可升職宜按問之上命罷
東昇更擢得雨承旨得雨惶恐不敢出上亦許遞也趙榮
佐者以親密致賊屢出賊招獻納沈鏡請發捕不允申琬
者亦致賊至親入鞫供以昨年昭鑑以後大覺畢心又供
以鏡夢今古所無之賊 上赦之仍下教補獎之金應同
及宦者金錫三受刑死李章源崇坤之孫致雲之甥侄也
與致雲酬酢不道之說又以鳳輝表者之疏劄為非逆刑
一次不服處斬水門外章源又多引少論上命問卽勿書

獄案中又令朝臣不得陳章論議又下教申禁之申致億以
章源招中與致賊同生而無他酬酢之事特教三水定配
李思儼者老論儒生也以崔日觀主人日觀亡命遂拿入
卽放崔日觀者以地官與致雲相親為占其父山以上說
與致賊私為不軌之說出賊招亡命被捉親鞫處斬於是
鞫事始畢是時親鞫首尾幾一月乃罷章源之鞫也引光
佐證不道之說於是十二月二日大諫李奎來持平李海重
陳所懷曰昨年致雲之招以為因測不道之說諫中
時賊招有云致賊在鐵得聞於藥房其時藥房提調即光
原有蟹盃却不食也佐也今章源之招致賊聞其函言於光佐請先追施逆律

上曰臺言雖是予有所定不允判義禁李喆輔請從始言
左右相金尚魯申晚黜一不言前相李宗城亦八侍泯縮
不敢出一言於是玉堂洪梓培諫李仁源鄭運維皆上書
東宮請之不得

朝叅賑政

丁丑三十三年正月是年八路大飢餓茅相連盜賊恣行
諸道設賑 上教使有司索京外飢乞人調恤之又為下
書諸道勅監司守令是日御明政門百官朝叅以江原忠
清二道監司徐命臣金陽澤擅分灾結目戶判閔百祥言
命罷職拿如又令賑廳訪問京中流丐乃以一口應以為

此外無他上下教日訪問流丐僅得一人令有司濟活
按都下流丐所在成群奚止一人而賑卽乃以一口呈
見其欺蔽至是而無人發其狀又近年上教召見守
令問年凶豐皆對以不至甚凶不以實對蓋奸諛成習
互相欺隱兩道臣亦以是得罪可歎

主第臨幸事

正月二十四日月城尉鄭致遠好色成疾危甚其新女患
痘上臨問之後數日其兒病將死上又臨視之是日大雨
雪寒故院啓止行批以如此欲使予不進茶飯手玉堂洪
麟漢洪景海亦上劄不滿教行但言日寒不可出而不敢

據理數陳人皆駭笑之上亦無批遂往是日兒竟死方
兒之疾也以俗忌停諸司刑獄公事既而致遠病死於國
恤之日二月十五日上卽於是夜幸其家承旨三司啓以不可
去喪出帛上不聽并遮其職大臣以下不敢言是夜三
更乃還大行之襲退行於明日於是致遠家成服乃於國
喪成服前先行宰相多背班往視既而鄭家治喪中使護
視乃移文令山陵都監除國葬石手二十人赴其家後都
監卽廳執知於堂上李昌誼洪啓禧李宗白不敢題其狀
直許給之

國恤議制

二月十五日王妃徐氏昇遐至夜始發哀明日始行襲禮
上以有前制並於是日行小斂十九日大斂二十日成服
大王大妃始服暮年用國制長子婦服禮判李益姪所定
奏也殿下服暮百官士庶從暮且衰經別製布帽袍布裹
角帶以視事自成服計除十三日百官公除殿下及世子
十五日公除百官從公除日改服白練布帽袍白布裹角
帶以視事其進見於上則服烏帽帶白袍以從上服其士
民練祥各祭并行於卒哭前執義李基敬發啓請依宣廟
故事於卒哭後始服白布衣冠左相全尚魯亦請之不許
遞其職人謂國制卒哭後便服烏帽袍帶宣廟時閔純請

改為白衣固是然此為大喪之制今此少君之喪宜有差
減公除後白衣亦非大過不足深論但大妃服暮為可
疑蓋謂既為景廟妃長子婦服則此不可疊服於是館學
諸生欲上書言之有宰相教人恐其生事而止之

二十一日會卿宰議謚曰貞聖陵曰弘陵殿曰徽寧殿明
日命摠護使領相李天輔率山陵堂上都廳以下往交河
長陵奉審左右岡地官復議不定且以坐向拘忌不用
令看定昌陵左岡定神穴六月四日發槨

徐迥修上書

三月十二日以東朝疾平大報親臨䟽決判義禁徐命彬

請釋尹著東不許允坐罷職正言徐迥修上書請釋著東
上怒刊仕籍放故南海旋移黑山島仍命平安監司尹汲
特除時 上忘著東事而誤除紬有下教而汲不自列有
傷廉耻罷職以尹判閔百祥代之遂請先王真殿命翰林
納史閣所藏乙亥縉紳誓不黨習疏刊徐迥修名而焚之
教曰此非殘劣迥修所獨辦必有指喉者宜即現告遂斷
藥院入診之請教以不現告不服藥也十八日又下教曰
迥修雖無狀上欺陟降何可湯劑謂乙亥時真殿上既告以朝臣不黨今不然是
欺口奏門外取其章刊其名而焚之黨窩坐使之入其若
自現當服湯劑之意下教而終不自現即懿溫之志已成

其迹噫造說嚴秘未及聞知不是異事云者已示寬限之
意其雖自現何至一律云者亦曲盡開導之意也若有一
分秉彛之心聞此教何敢欺也若是開導而君不服藥之
時佯若不知是可忍乎已判逆心何所不為莫云漏網雖
輿僮下賤其若見其可疑之跡必也傳而獻之其將此意
布告中外後數月乃聽入診戊寅五月因右相申晚白其
母老特放迥修

鄭尚淳緘問

五月十二月持平金永燮上書曰中和府使鄭尚淳以御
史奉命嶺南也採訪之際太多疏舉往來之際全不隱秘

至於教邑則直入公堂留連屢日畢境褒奏一循私情既
非出道則御史之私自出入官家曾所未聞及至慶州沉
溺官妓馱往大邱以逞其醜乞錢本俸務悅其意列邑唾
鄙其為中和色誘蓋若向未失火未必不由於眈色其淫
醜之行不可不論請削去仕版大邱府使崔景興本以鹿悖
剝割為事胡叫亂嚷民不近前醜語悖談吏皆輕侮特以
喜媚姑為耐過沔川郡守林象翼屢典郡邑外事文飾內
肆括克前後臺彈非止一再此二人宜速罷東宮批以尚
淳拿問大朝以永燮挾雜語意不美令秋曹緘問不為隱
秘直入公堂實挾永燮對以實上命先速差後教日二十

執義沈鏡入達以為臺閣事體與他有別國家雖有緘問
之舉若臺御在身則往復政院得違而書呈緘辭允合臺
體而永燮身帶臺御進往秋曹門外書納緘辭有若囚人
納供者然昭羞臺閣莫此為甚請罷職許之其後因大臣
言又令秋曹緘問鄭尚淳十二月二日鄭對以無直入公堂之
事上教以永燮以其時道內守令焉敢彈劾御史其在
重御史正耳目之道不可不嚴永燮罷職不叙四日

趙重明荐棘

九月掌令趙重明疏曰兵曹叅判李應協嘗於政院稠生
歷數播紳日以五鬼語異諧嘲聲氣不佳近來舊染之汚

咸與維新而此等相訐非羨習而克孝被罪應協自如又
言乙亥以後國是大定色目恢蕩而朝廷之上公道不張
名實相混衆志未定趨向莫適朝著未歸於一統也又言
尹光緒趙載敏干犯不輕向未減等量移善地其時不言
臺臣一並罷職即徐命膺尹東昇等又言掌令尹在謙上書到院數
日後還自持去盡拔緊要而更呈始體顛倒宜改正也東
宮依施而應協事不從 上夜召重明問近來黨論無矣
而汝曰衆志未定曰未敢一統是猶可黨也然則體天達
極予有愧矣重明不能對遂下教柎棘重明於大靜明年
赦還

世傳尹得載徐命膺李彞章趙雲達徐志修猶守峻論
不變故應協目以五鬼云 尹在謙初上書言曰山前
不可許士庶祥禫又言不可行大小祀典旋以畏忌拔
其語而呈納也

酒禁事

初酒禁既設民間多私釀不絕京外徒配者相續至是命
宣傳官廉察三江民家多得釀者及會飲者十月二日上
乃召京部父老御前作論音數百言以戒諭之仍盡放釋
以前徒配者更為定式其身為朝官士子者限已身沿海
徒配庶人公私賤嚴刑一次後除六鎮七邑東萊外邊遠

定配限已身為奴婢依周禮制度京中各邑每歲首懸法
於官門以示之是時刑曹佐郎金光遂犯酒見捉命禁錮
十月後數日十一月日回孝昭殿朔祭上口告于殿中仍召
百官下綸音更為申飭是後武士柳惠僑被捉刑曹得酒
釭上御弘化門將集示令刑官及父老審之皆以酒對
上親審之乃酷也遂赦十一月刑判洪象漢以誤捕釀醋
者罷職後數日命玉堂洪景海通行坊曲招人民中以酒
令仍命今後勿出禁議察但令民人自感歸化

令堂下官青袍事

十二月十六日傳曰堂下紅袍即壬辰後所初華人至有

君臣同服之譏其後以鮮紅為務糜費夥然至如髻髻也
即麗末陋風而侈大日甚頃者申飭加髻反為婦人難堪
之弊終無減髻之效自今堂下官之綠袍一遵經國大典
而戎服則舊典既無仍從續典髻髻則禮服首飾外後髻
用釭頭上所着一從官樣謂簇頭里其餘常賤人仍前髻髻王
曾孫及凡禮服首飾外禁龍鳳釭無論命婦士庶亦禮服
首飾外上所著并禁金珠

前此命婦人去加髻貼紙但令本髮作髻



